

神女澤林

若雲相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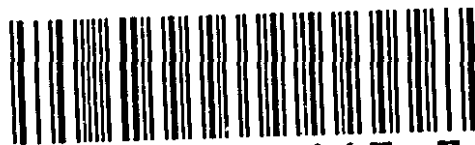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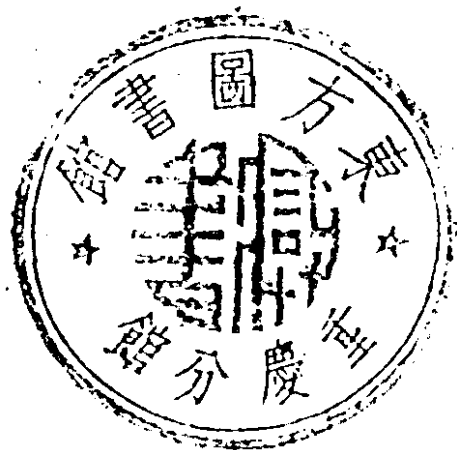


857.63
850.1
2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神女澤林

著 雯 相 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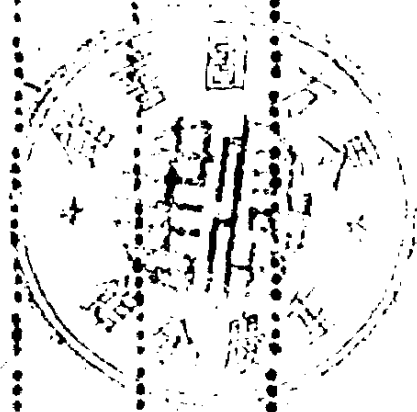


3 0555 6667 7

行 印 館 書 印 務 商

目次

林澤女神	一
回春之曲	一九
緣	三六
愛之劇	五七
星子	六五



林澤女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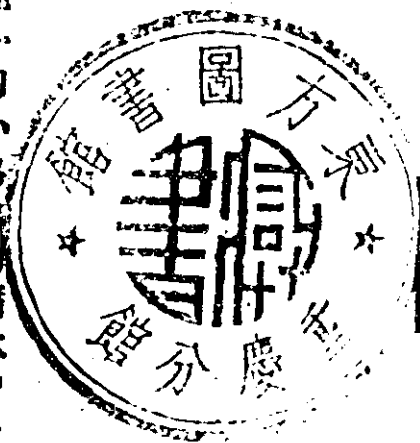
林澤女神

黛敏將大夫送走以後，立刻回到房間裏，在她唯一的小弟弟的病牀沿上坐下來，苦澀地凝視那被病魔吮吸了的清癯的小臉蛋——雙頰是蒼白的，濃黑的長睫毛覆蓋在病得凹進去的眼睛上。他呼吸微弱地躺在潔白的臥單裏匿跡了。黛敏用唇熨貼一下他的前額，深長地歎了一口氣，接着，她的視線被憂傷的淚水迷惘了。

一星期來，弟弟毫無起色的肺炎症，像一片沉甸甸的鉛塊壓住她的心，使得那一對月樣的眉鎖住了，星樣的眼睛陰暗了。同時，她竭力看護，已經有三夜未能好好地睡眠，以致那兩朵玫瑰色的浮雲，也從她的白淨俏美的臉龐上消失了。

她情不自禁地走向牆壁上掛着的一張——端莊和藹，且仍保持少女時代所特有的風韻的——中年婦人的放大像前，低聲而悠長地叫了一聲「媽！」兩腿便跪下來了。「您在天之靈，一定會保佑您的孩子，保佑弟弟早日病愈的罷！」她禱告着，眼淚如急雨似地直淌。她恍惚覺得

女澤女神



857.63

850 1

2

媽似乎也要和她同哭了。記憶的蛇噬着她的心。——

是五年前的一個嚴冬，慈祥的爸媽帶着哥哥，她自己，和兩個弟弟，一同從敵人鐵蹄下的故鄉——北平——輾轉逃亡，來到了大後方——陪都。一年後，哥哥在大學裏畢了業，就請願上前線去了。不久，噩耗便傳來了：某日，他的部隊跟敵人作了激烈的戰鬥，結果，他自己殺死了十幾個鬼子兵後，也就壯烈地犧牲了。從此，造物主更紛紛地將不幸送進這個流亡的家庭。溫靜的二弟，隨着又夭折了，是死於赴校途中汽車的墮岩。這雙重的打擊，像一柄利刃，透骨地痛割着爸媽的心。慈愛的母親，終於憂傷成疾，就在去年中秋節後撒手長眠了，遺留下年邁的父親，八歲的小弟弟，和她自己。

父親每天仍得負着極大的傷痛去辦公。如今，他已服務××部有整整的二十年了；他雖然不過是一位一等科員，但為人篤厚，工作勤謹，獲得了歷屆上司的嘉許。黛敏是××大學三年級的學生，自從母親去世以後，便自動休學回來，照護她至親的爸爸和小弟弟。她性情溫柔，天資聰慧，在校時師生都非常喜歡她，女同學一致贈她一個「安琪兒」的徽號，男同學却稱她為「皇后」。誰想到一重重悲慘的羅網，竟久已籠罩着這本來恬靜而幽美的家庭呢？

「鐘，鐘，鐘……」，隔壁父親房裏的鈴鐘，嚴定地敲了六下，黛敏猛若醒悟似地站了起來，惶恐地用手帕擦拂幾下顏面，勉強收斂了眼淚，讓哀痛暫時隱到腦海裏的一個陰暗的角落去。

鄭老先生蒼鬱地踱進來了，她立刻向冬日的孤雁變成春天的飛燕，活潑潑地迎上前去，接過父親手裏的皮包，親切地叫了一聲「爸爸！」面頰上隨即蕩漾了一個微笑。但這笑容映入老爸爸的眼裏，他竟毫不遲疑地覺得它只是一個憂心的微笑。他心頭立刻感到一陣酸痛，默默地執着女兒的右手，搖撼地走到業已失去生之快樂的華敏的身旁。

老爸爸伸出戰抖的手，接了接華敏的脈搏，又撫摩了他的額角，苦痛地牽着黛敏，踟躕走出房間，到自己的屋裏去。他無力地倒在竹椅上，兩頰豌豆大的淚珠，由而上滾了下來。

「孩子，華兒怕是沒有希望了！」如寺院裏古老的鐘聲，悽啞，頹喪。

「不，有……有希望，爸……爸！」她的心也和父親同哭了，但外表還是竭力壓抑着悲痛。她慰藉地說：「剛才林大夫來過。他說，若是今天夜裏就這樣安然度過，不發生什麼變化，那末，一切的危險都沒有了。」

「啊，准願蒼天別太苛待我們罷！」

「這樣一個美麗而聖潔的小靈魂，蒼天一定會要他好轉的！」話聲像洞簫一般地哀婉。

她取下父親的面巾，浸在預備好的清水盆裏，捏了一把，遞給他；末後，又斟了一杯熱茶，送到他的手裏。爸爸嚥了一口茶，又心疼地說道：「孩子，這幾天把你累得太疲勞了，吃過晚飯，你早早地去安心睡一覺罷，華兒由我獨自來照護。」

「不，爸爸，我一點都不疲勞，您瞧，我的精神不仍然很好嗎？」說着睜大了眼睛，挺一

挺胸，想證明她的話是對的。

「唉！」他長歎一聲，連續地說：「我曉得你總是默默地忍受，不肯讓我減輕你一點兒辛苦。……但是……肺炎……是會傳染的，……這是防備一點罷，……孩子！」語音漸漸低得難以聽出。

「您老別擔憂，爸爸；我的身體壯，絕對不會被傳染的。」她百般解慰她的父親。最後又說：「您歇一會罷，我去看看小弟弟醒了沒有，順便叫李嫂開飯。」

二

時間一點一滴地在遺漏，小華敏的病態却不幸隨着這漫長的黑夜而加重了。

他迷糊地躺着，痛苦地張着小嘴，喉嚨裏呼呼地發出喘痰的聲響。幽暗的菜油燈，照得這病房格外呈現了一種不可言狀的慘澹。連那爲了求取象簪，而是黛敏特地點綴在床頭圓几上的一瓶唐菖蒲，這時也爲他哀感得抬不起頭了。鄭老先生和黛敏，都沉默地守視在他的旁邊，眼睛是紅腫的。

杳莫有半點鐘的光景，華敏忽然打開眼臉，熱切地望着他們，明智而動人地說道：「爸爸，您和姐姐是不是在哭？我明天就要好了，後天我就上學去，你們高興不高興？」歷在老爸爸圓黛敏心上的重担卸落了，他們驚喜地作了一口深呼吸，哄慰他說：「好的，寶寶，你閉住眼

「熱熱地睡上一覺，明天就可以全好了！」

「啊，姐姐，那不是媽媽來了？」可憐的小華敏，幾乎要掙起來，但又爲咳嗽制止住了。

「在那裏？」黛敏夢幻地問。她一轉首，發現浮動在陰影中的母親的肖像，悽楚地睨視着，她受難的幼小的華兒，眼眶裏貯滿了悲哀的淚水，她想走下來抱吻他。黛敏悄悄地哭了，她強裝若無其事的樣子，用手臂圍着華敏的頸項，溫婉地說道，「不是的，弟弟，那是媽媽的像片，媽媽在天上保佑我們。」

鄭老先生發音滯澁地說道，「閉上眼睛睡罷，寶寶！」

時鐘已敲過一點，華敏漸漸安靜地睡着了。黛敏輕聲對父親說：「爸爸，您去睡一會兒罷！」

「我不倦，孩子；你去睡一會，不然，你的身體要支持不住了。」

「我真一點睡意都沒有；您明天還要辦公哩，去睡一會兒罷！」

「好，現在你也睡罷！」他了解女兒堅忍的孝意，爲了使她安心，只好退去。

這時，從窗口看去，外面是一團黑漆。地面上的一切都隱沒了，瞧不見什麼東西。深灰的蒼空，只綴有幾顆稀疏的星，然而，它們也就零墮落的；月兒藏匿在烏雲深處，透不出半絲的銀光。夜是死寂的。

室內，一盞半明不滅的油燈，輕曳着一道昏黃的微光，這一星寂寞的流火啊，怎能照亮了

廣漠無邊的黑夜！黛敏生在靠近小弟牀頭的圈手椅上，憂鬱中，時間一分一秒地溜過。睡之仙人雖然作着冷冷的笑聲，引誘她閉住眼睛，盼想夢的果實，但她始終堅持，目不轉睛地注視着弟弟。

蓦然，窗外的叢林裏傳出一陣尖厲的鳴聲，想是貓頭鷹的銳叫。她渾身毛骨悚然。一種神祕古怪的思想，陰冷地刺着她的神經，她呆坐着，一動也不敢動，害怕極了，她是多麼盼望着立刻天明啊！

恰好，鄭老先生走進來了；蒼老的面孔上，籠罩着極度的不安。他算是替黛敏趕走了這可怕的境遇；她像做了一場惡夢，眼波中還閃着恐怖。她說：「多謝蒼天的保佑，弟弟現在很安寧；爸爸，您還是去休息罷！」音調宛同琴絃般顫動。

「我睡不着，孩子。你剛才可聽見後園裏有什麼東西叫的沒有？」他有所疑忌地問。隨後就在黛敏身旁的椅子上坐下來了。

黛敏懂得了，她的心又跳動在悵鬱綫上了啊！但她這樣地解答：「沒有別的叫，爸爸，我聽見好像是杜鵑的啼聲。」

「哦！」爸爸有如得了吉卜，愁容稍許開展了些。但隨後却又低低地自語：「爲什麼今年杜鵑的聲音叫得那樣難聽呢？」

黛敏聽了，連忙爲他寬解：「不，爸爸，這完全由於人的感覺。」

鄭老先生彷彿有所會心地「唔！」了一聲，川着差不多要哭出來的腔調，啞然地歎道：「唉，孩子，盡我所知道的，我們的祖先個個都是積善聚德的，至於我與你母親，也沒有做過一點點壞事，蒼天何以如此地不容我呢？……」

「爸爸！」黛敏失聲地叫着，抬起那盈溢閃光的淚眼，如雨飄芭蕉地淒語道，「怨着誰點罷，弟弟這會舒展地睡一覺，明天自然就好了。」

那知沒有好久，華敏的喉部又開始侷促地吼起來了，那淒厲的音響愈來愈高，愈發愈直，并且四肢也顫地抽動着。唉，此刻你可以想像得到那微弱的小生命，在生死線上掙扎的情形，是多麼可憐而令人難受啊！最後，那嚙聲卻慢慢地，慢慢地低微了，爸爸和姐姐緊緊地抱着他，怕有什麼暴力把他奪去似地，噤着嘶啞地喚着他的名字。他的定了神的眼珠，朝他們翻了一下，立刻又閉起了；同時，四肢向前一伸，便不再動彈了。啊，兇暴的死神，畢竟將他擄去了嗎！

父親和黛敏只是麻痺地望着那魂魄已逝的孩子；跟着，哭聲像要把陰霾的空氣衝破了一樣，那是血與淚的交流。聽，聽他們淒狂地叫：「我們作了什麼壞事，蒼天竟這樣地酷罰我們？」

五

命運似地注下了悲痛的烙印。這一對相依為命的父女，沉淪在血淚的苦海裏了，生活對

他們簡直是一種刑罰。

一天，他們剛吃過午飯，黛敏的好朋友勤佩，步行二十幾里路趕來看她。她們原都在同一個大學的。現在正是暑假。兩人在房裏斷斷續續地低聲交語着。

「聽我的話，好黛敏！瞧！你比以前憔悴多了。別難過罷，你不能再引老人家的傷感了！」

「勤佩，我真不懂，上帝爲什麼要把這許多可惜的不幸附於我們的身上呢？」音節裏暗示着無限的淚珠。

「放達點點，黛敏！聖經告訴我們：神要擦去人類一切的眼淚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悲哀，哭號，因爲以前的事都過去了。」

末後又聽到勤佩轉過話題在說：「你這一年不在學校裏，可真把我們想壞了。」

「我還同樣地掛念你們大家嗎？」

「你今天和我一同到我家去，可好！」

「過些時，我是要去看看伯父伯母他們的；不過，現在，勤佩，原諒我，若是我一走，爸爸一人就在家裏，越發要難過了。……還是你暫時留在我們這兒罷。」

「我們那兒的风景挺幽美的，你去換換空氣，玩幾天，我再送你一塊兒回來。答應我罷，黛敏！」

鄭老先生忽然出現在房門口，他說：「孩子，你就隨葉小姐去玩幾天罷！我辦公回來有審看，不會感到寂寞的；不過，這樣又要打擾葉小姐府上了。」他想女兒能夠出去玩玩，她內心的苦悶或者可以減輕一些。

「啊，老伯別客氣，」勤佩答道：「她去了，我們都高興，怎能說到打擾呢？」

黛敏當然領會到父親的意思，又經勤佩再三地催促，她便將應用的物件檢了一小旅行袋，提在手上，然後跑到廚房裏叮囑了李嫂幾句話，要她小心照料老先生。等鄭老先生把他們送到門外時，她說：「爸爸，我去了，您在家裏好好地保養，至週，我大後天就回來了。」她走遠以後，仍不時地回顧兀自立在石階上目送她們的老爸爸。勤佩乘她不在意，滴下了兩顆同情的淚珠。鄭老先生拉長了視線，真待她們消失在山岡之下，才轉身走進屋子。

四

睡醒在山谷裏的金紅的朝陽，剛從東方升起，勤佩和黛敏便珊珊地在田埂上散步了。那綠草如茵的縱橫的小道，佈滿了粒粒晶瑩的露珠，好似用無數散亂的鑽石和翠玉點綴而成的綠底子的地毯；她們走在上面，脚步都下得輕輕的，生怕把它們踏碎了。兩旁田間的青青的稻禾，隨風拂動，如同平靜的湖面，被和風吹縐了一般。偉大的長空，似碧海無波。她倆一邊走，一邊一言半語地交談着。

「空氣多涼爽啊，黛敏！」

「是秋天了，我感覺。」黛敏衣飾素雅，她穿了一件天藍色的布衫，足登一雙白回力鞋。兩個軟黑的髮辮，修短合度地搭在背部。她的苗條的身材，在微風裏緩緩地移動着，那種輕盈而高貴的豐姿，全然是維納絲的化身。

勤佩的容貌，和黛敏的很相似，不過略微胖一點；她今天穿了一件粉紅色的長衫。「我也忘了現在還是夏季哩！」她說。

兩人不知不覺地已經轉了幾個彎，到達了山脚下躺着一條小河畔。夾岸長着許多樹，蒼鬱鬱的清新的葉子，在晨風中唧唧私語；那迎風稽首的枝條，又好像在無聲地傷歎。此外，還可以聽到音樂使者——小鳥們——的合奏。至於這細膩的河流，會使人幻想是一條光華璀璨的玉帶。

「呀！這境界怎能着下我們俗人的足跡？」她愁慘的靈魂臨時解放了，然而，她心裏是充滿着柔情與哀傷的矛盾的情緒，她真想擁抱這明媚溫靜的河流同綠葉繁茂的森林，……啊，擁抱整個的大自然。

勤佩天真有趣地說，「既踏進這個境界，也就不算俗人了。」

「真的嗎？」勤佩宛如水上飄過來的美妙的仙樂，潯醉著迷。「那我們就在這兒坐下來罷，勤佩。」勤佩水汪汪的大眼睛，閃爍着欣放的光芒；黛敏笑了，笑得是那麼令人憐愛，像

「開的百合花。」

「好的。你瞧，這水多清！」勤佩見她高興，自己也衷心歡喜。

「可不是，那天死神臨近我的時候，我倒願沉在這個河底，安靜地躺在輕軟的水草上，靜悄悄地閉上眼睛，傾聽那潺潺的流水，悠悠地奏着歌曲，唱着眠歌，淌過去又淌回來，這樣是多麼快活，多麼柔和！」黛敏沉醉在她的幻想中了。

「喔唷，你簡直是在做詩！」勤佩頑皮地對她嫣然一笑，「果真如此，你一定要變成林澤女神了！」

「Nereids是有固定的數目的，怎能隨你任意加添一個呢？」

「其實，Nereids那有你美？至於我，當末日來臨的時候，我卻願在煙波浩渺的大海中。」

「啊，你原來是娶嫁給海神嗎？Nereid—Nereid！」

「你壞！」勤佩的臉上飛起了兩團紅暈，她伸手在黛敏的額下輕輕地擰了一把。

像一串銀鈴，黛敏開開地笑語道：「不用氣，小姐；讓我們坐在那塊石頭上，和這流水親近一忽罷。」

距離河岸四五尺的水中，凸出一方平滑的岩石。這一對美麗的天使，蹲在上面，好似水上放出了兩朵睡蓮。一隻淡黃的蝴蝶，繞着她們的粉頸撲來撲去。她們只顧有談有笑地撫弄着流水，使得水面生出一層層活潑的漣漪，逐漸地擴大，而又退隱。兩人的頭俯得低低的，流水幾

乎要吻到頰上來了。

「瞧，黛敏，這樣多的小魚，成羣結隊地游來游去，有意思極了！」

「你是不是羨慕它們呢？」

「嗯……」

「你想跳下去，和它們一塊兒遊玩遊玩嗎？」情調就同慈和的老師問她的小學生的話沒有二樣。

勤佩撲嗤笑了。「我真的想哩！」

「世界上最能代表自由美的，莫過於這些小動物了！」

「呵，原來你也羨慕啊！」勤佩俏皮地笑說，「那讓我們都跳下水去，參加它們的遊樂罷！」

黛敏悵惘地答道：「這行嗎？遇到我們的時候，它們馬上就逃避開了；不然，它們的快樂，也會被我們破壞無餘的。所以，它們的王國，根本不歡迎我們人類。」她的心之湖面，現時又泛起哀戚的微波。

勤佩體察到這種情形，故意撇着嘴巴，怪聲怪氣地說：「不歡迎算了，什麼王國不王國，小魚小蝦的，我們還不要它們歡迎哩！」

「淘氣的妮子！」黛敏的脣邊，閃出一絲黯淡的笑痕。她又歎息地說，「我真不明白，爲

麼可悲的總是人呢？甚至當嬰兒剛從母親的腹中墮地的時候，就預感到人世的悲哀，而呱呱地啼哭了。」

「上帝也許就爲了我們人類的不幸，才置備了燦爛的日月星辰，同美不勝收的自然景色，來撫慰我們的靈魂，娛悅我們的精神。瞧，我們的四周：有巍然峻秀的青山，銀白色跳舞的流水，綠森森的叢林，頭頂上還有純潔的天空，更有那神的微笑……」她的心之深處，已發出了神的頌歌。

「唔，上帝是可感激的，」聲音虔誠的發抖。

勤佩正在思索怎樣才能逗得她更快樂，忽然發現一隻白鷺，站在河的那一面，她得意地叫了。

「喂，黛敏，你看到那邊岸上的是什麼？」

「噢，好一隻純美可愛的白鷺啊！」

她甘美的聲調，化成了一縷樂曲，還在空中繚繞。突然，勤佩聽到水花飛濺和急促的「佩……」的聲音。她抬眼看見黛敏的座位空了：在水裏，她的朋友只露出黑髮頂。黛敏滑下河裏去了。她「呀！」了一聲，縱身跳進水，要把黛敏救起來，忘記了自己并不會游泳。

兩人都淹沒了。不一會，勤佩的頭已浮露出來，但身子還陷落在水中，絲毫不能游動。可憐的黛敏呢，却一直沒在水裏，勤佩始終未摸出她的身軀是在河裏的那一部。

意外地，勤佩的弟弟恰巧來尋找她們回去吃早飯。當他發現這情景時，慌忙地就近折了一根高粱桿，伸手把它送到勤佩的面前；她握着那一端，藉着他的拉力，游上來了。她面色慘白，兩片烏唇打着顫，用盡氣力說：「弟弟，你，你趕快……回去叫……叫人來救……鄭……鄭姐姐！」

她獨自留在岸上，帶着不可言表的焦切，灰滯的目光，向着落水的地方探視，水面已恢復了原有的平靜，找不出一絲黛敏的影子。她不禁叫道，「黛……敏，黛敏……」；意思是說你等着別怕，馬上就有人救你上來了。

忽有兩位農夫從她的身旁走過，她如得了救星一般，心靈較前鎮定了許多。她向他們說：「喂！有位小姐掉在這條河裏了，請你們做點好事，趕快把她救上來罷！」

那兩個莊稼漢，裝着未曾聽到她的話，仍舊走他們的路。走了二十來步，一個調轉頭來說，「我們硬是不救掉下水的人咯！」語調非常冷酷。

「請你們快點救一條性命罷！隨便你們要多少錢都可以！」

兩個漢子站住了。一個問：「你給多少？」另一個不等勤佩答話，緊接着就說：「給一千塊錢罷，少了不救！」「好，就是一千；你們趕快下水去找人罷，不能再延遲了！落水的地方，就在那塊石頭的旁邊。」

「拿錢來囉！」

她焦急地回道：「我身邊哪有這樣多的錢呢？等救上來，就跟我到家裏去拿，瞧，我的家就在那小邱的下面，放心罷，絕對不會少給你們一文的！」

「那要不得，我們要拿到錢才救人咯！」說着揚長而去。

勤佩完全墮入悲憤中了。她無可奈何地望着那兩個殘忍者的背影，痛心地自語道：「呀！世界上居然會有這種重財輕義，見死不救的醜毒無情的人麼？」話裏帶着哭泣。

她的父母兄弟同一個男僕都來了。不多時，那僕人便把黛敏撈起來了，心裏還微微地跳動，大家急忙替她施行人工呼吸，誰知那尚存的一息，不久也停止了。勤佩發狂地捧着她的頭，拚命呼喊她的名字，哭得像個淚人似的。

沉靜的黛敏，被移到葉家的前院。勤佩取了自己新製的花綢衫，白襯裙，鞋抹線，爲她穿上，髮辮梳得光光的，躺在那兒，仍舊像一個還未失去生命的睡美人，只是面色發青，面孔腫了。一陣痛心，勤佩忍不住又嗚咽起來了。

鄭老先生被接來了。她泣不成聲地撲倒在女兒的身旁，暈過去了。勤佩一面流淚，一面和她的父親葉老先生疊把這可憐的老人扶坐起來，用開水度他，嘴裏不斷地叫着「老伯！」於是，他慢慢地換了一口氣，一顆衰老殘破的心撕得粉碎了。他透出一種激動的聲音說：「天啊！如此禍不單行！最後，連你也給喪失了。唉！苦命的孩子，你爲什麼不死在長江，也不死在嘉陵江，偏偏要死在這條小溪裏？」

所有立在這兒的人，再也不能控制他們的眼淚，只好任它們簌簌地向外流了。尤其勤佩一家，他們都恨不得把這被命運折磨壞了的老人抱在懷裏，將他的痛苦移到自身來擔任就好了。勤佩飲泣吞聲地崇着他老人家，不知怎樣安慰他才好。

他精疲力竭地，喃喃地吐着震顫的音調，說：「孩子，你是我唯一的新生命，如今却也毀滅了，我還要這衰朽的骨頭有什麼用處呢？」

這些話鑽進人們的耳朵，使他們難過得簡直像受絞刑一般。棺材買回來了，是用葉老先生自願付的三千塊錢買的。絕望的父親，誠懇地對他說：「承您老幫忙，我真感激不盡。不過這三千塊錢，無論如何不能慳出，請您容許我在短期之內奉還。」

老人坐在女兒的身畔，抹着她那嘴角；但她的回答是什麼呢？——沉寂，永遠的沉寂！他已擠不出眼淚，啊，他的淚泉枯竭了！旁人把他勸過一邊，預備入殮。他還問，「她還有氣息吧？」勤佩的小弟弟過來答道，「沒有了！老伯！」他也哭得不像樣兒了。在一片哀哭聲中，人們聽得老人在寧靜地辭別他的女兒：「我的孩子，你跳出這污濁的人海也好，快安心地去那極樂世界，和母親兄弟們團聚罷！爸爸不久也就來了。」

在最後的一剎那，勤佩只見黨敏的右嘴角仍舊向下垂着。誰知道那究竟是痛苦的留痕，抑是不完的後笑呢？

葬地就在那幽美僻靜的河畔綠林裏，是勤佩擇定的。當工人掘就了墓穴，要把黛敏的靈柩放下時，那老爸爸和勤佩都伏在棺上痛哭，無論如何不肯讓那無情的泥土把它埋沒。後來，葉老夫婦他們眼睛紅紅地先來拉開他們的女兒。

「孩子，我們疼愛鄭小姐，便應當讓她早早安息。你該勸開老伯才對，怎麼還要引他傷心呢？」

勤佩聽了這句話，忍住了眼淚，伸手挽着鄭老伯的臂膀，語不成句地說，「老……伯，我……我們讓敏……讓黛敏……安息罷。」

老人只是哀號：「啊，我可憐的孩子！我怎能忍心讓你孤單單地躺在這裏？夜間，你一定會害怕的！」

「不……不要緊的，老……伯，到了晚上，那些山林川澤之神，都要來伴護我們的好黛敏了。」她像自言自語。

他被勤佩攙到一旁，不斷地抽噎着。別人都默泣地注視那一鏟一鏟的黃土覆蓋到棺上。年輕而美麗的靈魂，終於安息在黃塚裏了！

勤佩和她的弟兄，一同在左近摘了好些純潔的小草野花，白的，黃的，青的，編成花圈，

放在塚上。勤佩堅持着要在兩日內，在那兒豎立一方石碑，碑上一定要刻着「林澤女神遊息之所」八個大字。

最後，鄭老先生仰天狂呼：「爲什麼！爲什麼我會親眼看到我的孩子的收場？……」

勤佩和大家都無法安慰他。

天色已近黃昏，那失去了一切的孤零零的老人執意要回「家」了。當他在女兒的墓地向大家告別時，葉老夫婦很驚異地——但隨即了然地——看着勤佩牽住他的袖口，沉毅地懇求他：「老伯，若是我能代表您的好黛敏安慰您十分之一的話，千萬請帶我一塊兒去罷！」

（三十二年九月）

同春之曲

一

明蕙的房間，淡青色的窗幔拉開了，爽朗的屋子裏，風極柔和地拂去了黑暗的陰影。窗下設有一張長方形的檯子，在空花的白檯布上，靜靜地擺着一瓶紅梅，幽香瀰散在週圍的清新的空氣裏。

明蕙完全脫離了病患的苦惱，今天重新呼吸着自由。她穿了一件寬窄非常合式的嫩青呢袍，斜坐在室中央的一把圈手椅上。冬天鮮明的朝陽，像一個問安使者，伸進光輝的手，溫暖地將她撫慰着。同時，她已婚的大姊明瑛，站在她的背後，十分細心地爲她捲髮。然而，明蕙只是凝望着窗外的天際。沉默包圍着她。

當明瑛將妹妹的髮絲統統向外捲好的時候，她滿意地端詳了一下，好似完成了一件最稱心的藝術作品；她的兩瓣桃腮上，隨即浮現了一對洋溢着溫柔的笑渦。她轉過臉，向立在一邊的杭老太太說道：「媽，您瞧，二妹的頭髮今天捲得比往常更好看了。」

「那却是你的功勞呀！」自髮的母親，在她那遺留着無限慈愛之痕的有綉紋的嘴角上，滿滿地含着率真的微笑。

「嘻——嘻……」明蕙笑了，老太太笑了，明蕙也隨着這片歡欣的樂聲，輕輕地彈動了一下笑的音鍵。

杭老太太從衣架上取下一件淺灰色的毛呢短外衣，披在明蕙的與美的肩上，和婉地輕語道：「免得着涼，多加一件罷，明蕙。」

她先只無精打彩地「唔！」了一聲，然後又側轉身，顯出哀愁的樣子，望着杭老太太和明瑛，悲切地說道：「媽，大姐，請您們把收藏的鏡子拿出來罷！我不已經復原了嗎？幹嗎還不准照照呢？我實在不能耐耐下去了！」

母親和姊姊的面容，都驟然變得陰沉了，她們齊聲安慰她：「你剛剛好，再養息兩天，一定拿出來給你。」

「不！」明蕙緊接着說，「如果您們不願意看我終日挨苦受難，那末，還是索性讓我痛痛快快地去領受——並且也是結束——這場不可避免的大苦難罷！」

她說話的聲音，就像秋天的雨點，滴落在她們的心上，又一同捲落到愁苦之流的漩渦裏了；兩人復又深深地憎恨命運之神的陰險。

本來，有誰能不詛咒那太惡作劇的命運之神呢，倘若你們從前曾見到過天仙一般美麗的明

蕙的話？那鵝蛋似的臉龐上，襯着高高的鼻子；一閃一閃的長睫毛下，有着黑寶石似的亮晶晶的眸子；當他嫣然微笑的時候，朱唇間露出一排粲然如玉的牙齒——這一切都太可愛，太教人醉心了。也許因此引起了青春女神 Héro's 的嫉妒的火焰吧：不幸的明蕙，竟被厄運殘害，突然在一個月前，染患那最可怕的天花了！

一向生活在恬靜的樂園裏的明蕙，遭遇到這猛然襲來的痛擊，馬上跌入苦惱的深淵。起初，她還央求家裏的人給鏡子她照，後來，却終日都是昏昏沉沉的。無微不至的杭老太太同明瑛，爲了她，不知向黑暗裏流過多少憎恨與悲傷的淚水了。她們想保全明蕙那一顆業已受創的心靈，不致有破碎的危險，把她房間裏的台鏡，鑲容鏡，全部藏匿起來，連小小的梳妝台，也給搬走了。這如同對一個受難者施行催眠術，要他暫時和痛苦隔離，但怎能永遠免得了夢醒時的傷痛呢？

最近，這一旬以來，「健康」漸漸回到明蕙的身上。她雖然屢次想尋獲鏡子，却都爲母親和大姊的愛護所感動，而忍耐下來。等她實在焦急不過時，杭老太太們便答應她：一旦完全痊癒，就把鏡子拿出來。所以，她今天又苦苦地索來了。

明瑛無可奈何地用雙手按住她的膀臂，說：「二妹，你答應我們不難過，我就去給你拿來。」

「孩子，聽你大姐的話罷，自己的身體要緊啊！」杭老太太緊湊着說。

「您們的話我都聽，大姐您快去拿罷！」

「好，」明蕙慢慢地掀起門簾走出房子。

明蕙站起身，道：「媽，我讓您在椅子上坐一忽罷，太陽晒得怪暖的。」

「我不冷，還是你坐罷。」她老人家挨到靠東壁放着的軟椅上坐下來了。

「我也不冷，」她喃喃地說。「爸爸今天爲什麼那樣早就到部裏去了！」她走到窗前，對着檯子上的梅花出神。

「他說今天要開會。」

明蕙已悄然返回房間，手握一面圓鏡，開始縮瑟起來。她瞥視了杭老太太一眼，爲難地走到明蕙的背後，急急道出一句：「二妹，你千萬答應我們——別難過！」

「喔！」明蕙調轉臉，迅速地攪了鏡子。「哇！」她尖哭一聲，眼淚如瀑布似地傾倒。

明蕙惶恐地扶着她。杭老太太即刻來到她的身邊，一面用手帕替她拭淚，一面哀哀地絮語：「孩子，你這麼慟哭，對於身體是有損害的；況且，你又才好，倘或再有個怎樣，教我們如何是好呢？」

「二妹，爲了最愛你的年老的爸媽，爲了最親近你的姐妹，和你最真摯的林，你應許我們不要悲傷罷！」明蕙執着她的手，噙住眼淚，盡力地懇勸。

「是的，我確實不應當再引你們苦惱了。」果真，她已停止哭泣。「同時，可貴的生命，

我也捨不得就把它虛度的。我的表面雖是毀壞了，但我的活力仍舊健在。請您們放心罷，我絕不會再愛傷的。至於林，我今天就去信向他說明，把我們的婚約解除，免得他爲難。」

呀，又是一個疑難，嚴肅地震撼着母親和姊姊，他們楞住了。

要知道，那位健全的少女胸中，不孕育着一個玫瑰色的希望呢？明慧與她的未婚夫——林——之間，尤其織就了一張厚密的情網。因之，她的心上，早懸掛了一幅美麗的理想圖畫；可是，現今，無情的命運卻把它撕裂了。她想到自己沒有保障，而且也不願當再佔有林了，不管刺痛的心，決定跟他解除婚約。

「不過，我雖不敢說林一定有顆偉大的心靈，然而，我確信他決不像一般男子的輕薄。所以，二妹，你最好別匆急地走這一步，讓我們仔細地觀察一下。媽，您看可好？」還是明瑛先開口解慰她。

「就是這樣。好孩子，聽你大姐的話不錯；我也覺得文晦那孩子很誠實。」慈愛的母親已洒下兩行淚水，實在說不出別的話了。

「媽和大姐的話都說的是」，明慧把頭舉起來了——淚痕斑斑，「不過，我不能爲了滿足自己的慾望，就把不幸牽連到他的身上，使他終生遭受別人的奚落。」

「你的容貌如舊，微微一點傷痕，誰便會奚落他？只要他是一個衷心愛你的人，你要採取的那種行動，對於他不是一個太大的打擊嗎？」明瑛竭力辯解着，安慰她。

「那一時的打聽，不久就會忘記的。況且您現在又怎能作如此的推斷呢，大姐？」她爲悽傷哽咽住了。

母女三人都沒沉在默默的憂思裏，誰也不能再說什麼。

謝嫂已奉了吩咐，端進一面盆熱水。她聽見大小姐說：「二妹，來揩把臉。留種皮膚裂得痛。」

杭老太太在一邊低囑謝嫂：「沖一碗蛋花來給二小姐吃。」
房裏一片靜寂。

一一

一天的煩擾流化了，和平的夜幕覆蓋着大地，整個的宇宙都沉沉地酣睡了。

前面，杭老夫婦的和明瑛的房間裏，電燈都已扭熄了。明蕙可還未安息。她一手托着腮，伏在寫字檯上，癡癡地在冥想些什麼；白天的苦痛，仍舊縈繞在她的心頭。

理智與情感交戰了許久以後，她用力咬緊下唇，從抽屜裏拿出一管自來水筆和一張雪白的信箋，開始寫着無聲的悲歎——

文海先生：

由於命運的支配，我患了天花，現在已變成不堪一瞥的人了。我們該埋葬過去的一切

，解除雙方所定的約束，堅決地！敬願
康樂，而且永遠！

杭明意

寫完後，她模糊地閱讀一遍，心臟的跳動，變得特別低弱了。她精神紛亂地走向堆放在牀尾的幾口皮箱前，輕緩地打開頂上的一口，取出一疊用絲帶繫扣的信札——上面注積着一兩年來林的最真最善最美的熱情——和一杯杯的照片。她的冰冷的手指才觸到它們的時候，渾身就像通了電流，血液的循環加速了；她不自覺地立在那兒，一動也不動。用了極大的努力才關住的心門，不禁又被那會挾有紫羅蘭般芬芳的，鍍金的往事擁開了。

五年前農人收穫的季節，粉撲撲的木槿花開了滿樹。明意方滿十六歲，就考取了國立××大學文學院的心理學系，她自己也感到莫大的欣幸。入校後，不想學習的成績又總超出其他同學之上，常被教授們稱譽為一個未來的最有希望的心理學家。她固然覺得有點過獎，卻也激勵了進取的慾望。

誰知聲譽逐漸散佈了全校，惹起許多男同學的注意，但她極力揜除那一切的纏繞，保持着寧靜，安心地讀書。可是，有一次——那時她已是三年級的學生了——她獨自坐在校園裏清溪之畔的假山石上，欣賞那晚霞的美景，忽有一縷清香沁入鼻腔，俯眼發現身邊安睡着一束鮮麗的蓮馨花。她詫異極了，回首向後探視，卻見一位着咖啡色絨緞裝的青年，徐徐地走過去了。

。她拾起那束鮮花，它們的顏色是嬌羞的粉紅色，它們的形態是叫人愛不忍釋的。在最中央的一朵花心裏，還插着一個蔚藍色的紙捲，放開來，卻有娟逸的字跡：「智慧之神，一定知道什麼是蓮馨花的象徵。」她的臉，不覺熱起來了。

此後，接二連三地發生了類似的趣事，而且每次總有那個人。終於，他們認識了，她方曉得他名叫林文晦，是化學工程系的助教。說也奇怪，他居然漸漸地成為她最親近的朋友了。他們安祥地接受愛神的佑護。有時並坐在山頭竹林的綠蔭下，談論充實人們靈魂的文學，竟往往談得彷彿真神遊到古希臘的文學之宮了。或者當黃昏正在降臨的時刻，一同散步江邊，他便對着西天的彩雲，奏起小提琴，精妙地發出清越的諧音，在微風中抖動。這時，全世界像只有他們兩人似的，他們的內心，充滿了微笑與柔和的情緒。

到了去年夏天，她畢了業，他們宣告訂婚。一天，他這樣說：「明憲，當這抗戰建國的時侯，蘊蓄着無限寶藏的西北，真迫切地等待大批技術人員前去開發！既然受國家的栽培，我根想到那邊去，盡我的能力，直接替國家做點事體。你也同意嗎？」

她的回答是：「對的，現在正是我們應該積極替國家效力的時候，在我們的能力以內，那種工作最有益於國家，我們就做那種工作。文晦，我十分高興你去！」

他獲得了鼓勵以後，便毅然決然地踏上征途，一直到了蘭州。雖是相距得這樣遙遠，熱心的綠衣使者，卻頻頻地替他們傳遞着彼此心中的盼望。……

「梆，梆，」外面更夫的敲擊聲，突地驚破了她的回憶。夜已深了。她忽然意識到現實，以前的一切只像一個幻夢，那些輝煌的生活，只留下灰褐色的悲哀。她感到苦苦的，鹹鹹的淚水。空虛佔據了她的全靈魂！

她回到寫字檯的座位上，鄭重地把林的照片和信札裝在一個牛皮紙的封套裏，用帕子揉了揉眼睛，又將方纔寫給林的短信摺好了放進去。手握著筆，顛顛地在封面上寫林的通訊處，並註了「航空快信」的字樣。她於是抹下戴在左手無名指上的訂婚戒指，裹了紙，也丟到封套裏去。最後，她牢牢地封好口，貼上郵票，彷彿經過了一次莫大的災難，全身的力氣都抽盡了。身子彎向椅背；灼亮的燈光，照見她的面色，如紙一樣地慘白。

三

濃濃的朝霧，瀰漫了寂寂的山城；室內還是黝暗暗的，一切的東西，看上去仍是朦朦朧朧的，只有牆壁上，可以辨視一點白色來。纔六點鐘，明蔥已扭亮電燈，牀上的被褥，都齊整地鋪摺好了；自己倒出熱水瓶裏的水，很快地梳洗清楚了。她走到書架前，抽出一本已快看完的「當代心理學派」，然後往圈手椅上一靠，聚精會神地閱讀起來。

除了她偶爾發出的輕微的翻讀聲外，前後屋裏仍都是靜悄悄的，沒有半點響動；家人都還遺留在安逸的睡鄉裏哩！她的注意力，全部集中在書上，靈活的眼珠，就如布機上的梭，毫無

阻滯地左右流動；跟着，書案便一張一張地翻過她的指頭。

謝嫂離開房間，帶着樸實的笑容別候：「三小姐又是多早就起來了！」

「唔，」明蕙隨口答應着。那冊書，已經讀到最後一行了。她起身關了燈，白晝的光明已亮得耀眼；看看手錶，七點四十分了。她問：「稀飯還沒有煮好吧，謝嫂？」

「快了，一會就好了。」

「你還是停會掃地，」她看見謝嫂手裏拿着掃帚和簸箕，說，「先替我烤兩片麵包，盛一碗稀飯來罷，我還要到學堂裏去哩！」

「怎麼二小姐星期天還要辦公？」

「嗯，有事情囉。」

淡青色門簾的拂動中，杭老先生探進頭，和藹地說：「明蕙起來了？」

「起來了，爸爸，」明蕙迎出房門。「今天星期，您自己何不多睡一時？」

「醒了就睡不着了，倒不如起來新鮮些，」老爸爸堆着滿面的仁慈回答道。「你每天也可起得太早了，現在正是嚴冬，最容易受寒的。」

「嗯，是的，爸爸。」她用手摸了一下衣領。

母親和姊姊也都出來了，看見謝嫂用洋磁盤捧了一碗粥，兩片麵包，和一碟滷菜，送進明蕙的房間；她們問明蕙：「怎麼，你今天還要去學校嗎？」

「只因最近請了許多天的假，好些事情都擱下來了，這幾天還沒料理清楚，我想利用星期天，去給許教授多整理一點材料。」她又轉對謝嫂說：「放在書桌上好了，你去收拾太太們的屋子罷。」

明慧匆匆地用了早餐，攜帶着幾本書，走出去了。

短促的上午，一轉眼就過去了；家裏人一個個都盼候明慧來家吃飯。自鳴鐘業已敲過一響，還未見她回來，杭老太太就叫謝嫂開飯。大家坐下端起碗的時候，明瑛說：「二妹這時還不回來，敢是有誰請她吃飯去了。」

「回來了！」真的明慧笑嘻嘻地從外面進來，兩頰泛着鮮美的紅暈，杭老先生們一致問：「你還沒吃吧，休息一會，另做給你吃！」

「吃過了。許師母來學校看我，一定約我去她家吃飯，我不好拒絕。我就怕你們儘等，所以，丟下碗就急急地回來了。」

明瑛嚥下一口飯，告訴她道：「二妹，三妹快回來了！你走過後，就接到她的來信，說他們的學校在一月二十號放假。」

「那和姐夫一樣，正好可以趕回來過陰歷年。」明慧非常興奮。

「我計算他們都可以趕回來吃年飯，是杭老先生的話。」

杭老太太更透露着喜慰，「明瑛回來，家中就又添一個喜樂神了。」

「那，媽就不喜歡我們了！」明瑛故意撇着嘴唇打趣道。

「哈哈……」餐室裏充滿天倫之樂的笑聲。杭老太太用筷子指着明瑛：「就只不歡喜欢你這個淘氣脾！」

「對呀，媽還喜歡我哩？」明慧也在湊趣。

又是一陣大笑。

明慧問：「三妹的信欄在那兒？我想看看。」

「我送到你房裏寫字檯上了。」

她聽了大姊的回答，逕自來到房中，隨手掩上門，拿起明瑛的信函，倚在桌旁展開。

四

「噠，噠，噠，」有人敲門。

她向門邊走了一步，問：「誰？」聲音傳出谷的雛鶯所發出的嬌啼一般地清脆，好聽。

「是我，明慧。」語音裏含着無限的急切與希望。

「啊——」一陣驚喜掠過她的顏面，她見林軒昂地跨進房來，自然地想向他伸手。「文晦」兩字已快滾上舌尖時，一種潛隱的意識，激起了沉澱在心海裏的哀痛，迫着她趕緊將這個溜熟的名字嚥回去了。她的面上升起一道紅潮，剎那間，又轉為慘白；她困苦地極力使用理智，壓

壓抑澎湃的熱情，可是怎麼也禁不住嘴角的顫動，她陷在徬徨的狀態中了。

文晦搶前一步，抓住她的手，說：「蕙，你當真不依戀過去的一切，而要扭斷兩顆心的連鎖麼？」

明蕙像睡夢初醒，漸漸地鎮靜了自己，只容顏仍然白得不正常。她抽回自己的手，低弱地答道：「如今，你我都該依賴嚴肅的理智才行哩。」

「人心是情感的匯合，你爲什麼要堵截自然，使它像嚴井一樣地寂靜陰暗呢？」文晦熱切地望着她，感傷地說。

「不，愛是完美的，我已不能佔有它了。」每個字都帶淒涼的意味，她低垂了頭。

「真正純潔的愛情，是建築在精神上的。明蕙，憑着上帝，我可以發誓：過去，現在，將來，我一直永恆地深愛着的，就是你的善美的靈魂。」

跳躍的水花已在長睫毛上閃爍，明蕙接着答道：「你的好意，我深深地領略感激，但是我不能夠磨滅人格，放縱一時的自私，將自身不幸的陰影遮蓋着你，使你遭受別人的譏笑。」

「明蕙，你的話錯了，只要他有些微的見識，誰會譏笑我們？你想，你能硬把我們真的愛，犧牲在這本不應有的顧慮上面嗎？」文晦的眼眶裏，也含了一包熱淚。他繼續道：「並且，你可曾想到，缺少了你，我還能好好地生活麼？你是我心靈裏的太陽，是我生命中的活力，兩年多來，你增加了我的勇氣，鼓勵着我的進步。我想我的事業，幸福，在你的維護之下，應當

是不成問題的。明慧，難道你真忍心把我拋而不顧嗎？」

「我不是故意要那末做，而只是依從理智而已。我們作爲朋友分開了手，於你於我都只有好處的。」

「好處？不會，決不會的！你說的是你心裏的話嗎？」

「絕對地是！我不願聽從你一時的感情，而造成你將來無窮的悔痛！」

「那怎麼會呢？你太忍心了，明慧！」

「不久以後，你必然覺得我現在所決定的，是一條最合理最穩當的路。」

「誰料到我會遭受這種待遇啊！明慧，你還不了解我嗎？」

明慧未能繼續答話，銀淚已繽紛地墮下了。

文海撫着她的頭髮，說：「慧，我倆共有一個靈魂，誰也不能離開誰，過去是這樣，現在是這樣，將來永遠是這樣！」

「噢，真的？」她理智的抗禦力，畢竟是消失了，她熱烈地仰望着文海，正如雨霽後的春陽。

「當然，當然！」文海快樂得想擁抱她，忽然察覺小提箱還在左手裏提着，一直忘記將它放下。他從口袋裏掏出一枚金戒，套在她左手的無名指上。

明慧讓他坐在椅上休息，才注意到他的上裝是皮短衫，下面配着黃呢長褲；尤其令人愉快

的，面孔紅潤，炯炯的目光閃着堅毅的光彩，精神異常飽滿，他長得比一年前更健壯，更英俊了。

她微笑着問：「告訴我，你怎麼忽然來了？」

聽見語聲，文晦的思路斷了。他原來正在注視明慧，覺得她消瘦了些，唯有她那雙凝聚着人間智慧的眼睛，竟較以前更加亮了。她猶如一朵極嬌嫩的薔薇花，雖然被刻毒的蟲兒蝕了，留下一些稀疏的並不明顯的斑痕，顏色卻依然同春晨剛綻放時一樣地鮮美，白皙中隱約透着淡淡的紅色。

「你不先向我道歉，還要問我！」文晦笑道，「前天下午快下班的時候，接到你那封重甸的信，心中高興極了，豈知拆開它來，我竟那般難受，恨不得立刻飛到你身邊就好了，好容易今天清早爬上了飛機就來了。」

「你到了這兒，怎麼知道我在房間裏的？」

「是我經過餐室時伯母和瑛姊告訴我的。」他站起來，又轉向明慧道：「近來你課後做些什麼？」

「我開始寫一本小冊子，『近代心理學家小傳』，預計有七八萬字，希望下學期春假前趕好。」

「那太好了，你不曉得我多快活！」

「你在這兒，我去倒點水來你洗臉，」她向門口走。

「你別忙，我也還有好消息報告你哩！」

「好消息？快講給我聽罷，文晦！」

「第一，我們的愛更堅固啦！」

「別淘氣罷，文晦！」

「第二，經濟部這次派遣幾十位工程人員到美國去深造，想不到我因為會對採油的方法上貢獻了一點意見，也僥倖地被選上了。」

「真的！」明蕙狂歡地趨近他，「到底是你努力的結果，我要怎樣慶賀你呢！什麼時候可以啓程？」

「我們還有三四個月的耽擱，大約在四月裏可以動身，」文晦笑着答道。而且他更高興地說，「第三個好消息呢，是我要你參加自費生留學考試；費用，我無意中代你準備好了。前幾天，我把我的小提琴和打字機賣給一個朋友，得了十萬塊錢，你看這不是好價錢嗎？」

「什麼？爲了我把你酷愛的提琴也給丟了！」

林熱烈地展開兩臂，將她攬在懷中，慢慢地說道：「那有什麼關係呢？只求我們的生活有意義，身外之物又算得什麼！我要提琴，等抗戰勝利後再買，而且那時我還想替你買架鋼琴哩！怎麼，惹你哭了？」

「沒，沒哭，你真是一個偉大的愛的理想者，我不過擠出一點快樂的或動的淚水罷了！」
愛情的鮮花，更嬌豔地開在兩人的心上。

（三十三年三月）

緣

一

朋友老唐，許是「孔方兄」太多的緣故吧，整天渴想接一個美麗的妻子。昨天經人介紹了一位小姐，今天特地設午宴款待她。清早，當他來通知我要我和老賀兩人出席作陪時，我想這既可一飽眼福，又正經是一次牙祭，自然沒有不去的理由，便「好」不絕口地允諾他了。

我掠起衣袖，嗚嗚有幾點鐘了。「唷，錶不見啦！」我目瞪口呆。驚異了半晌，忽然記起它已停擺二日，被我扔到抽屜裏去了。「噫……」自己也不免好笑。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摘下壁上的呢帽，罩在頭上就走。

走完中三路，轉上牛角沱，再一直向李子壩行去。初夏的驕陽，熱辣辣地在頭頂上燒灼，使得週身都蒸出汗來。我用手抹去額上的汗珠，一眼瞥見老賀正從××局的職員宿舍出來，我放大了脚步，趕上去叫他。

他掉過臉，看着我笑道：「你也才來，我以為老兄早去了哩。」

「怎麼，現在幾點鐘了？我本打算到你們宿舍裏，會同你一塊兒去的。」

說過，我的眼睛已好奇地把他從頭至腳打量了一番：鬍子新刮過；司大廉把飛機頭塗得精光；一套米色派力司的西裝，——那兒正發散香水的氣息，——雖是半舊，倒熨得怪挺的；雪白的襯衫領上，飄着一條猩紅的領帶；至於那雙嫩黃的皮鞋，自然也難為他擦得晶亮。他是一副天生的衣架，配上方面大耳，確有幾分派頭，不愁擒不住女孩子的心。

不等他答話，我又接着調侃他：「嚨！老兄今天這番修飾，真不像陪客，簡直有作新人之概！」

「十一點十分了，咱們快走罷。」他和我並肩前進，像取笑而又一本正經地答說，「你老兄也不懂得，禮儀上常常講『衣不整不能入席』，更何況陪同一位小姐吃飯呢！」

「嚨，言之有理！」我順手摸了一下腦耳門，禁不住對自己那件油污滿身的袈裟似的灰布大褂發楞，「那末像我不是太不能入席了嗎？」

「你老兄囉，却又當別論囉！」

「這又怎講了？」

「因為你這種不修邊幅的風度，正是一個道地的藝術家所應有的特徵。」

「哈哈！」我忍不住笑了，「原來如此，我兄真不愧為交際專家！」

「噯，過獎，過獎！」他也相和而笑。

「別再亂扯了，我們言歸正傳罷，」老賀興奮地說：「你可聽老唐說，今天請的那位密斯，相當地漂亮哩！」

「有這話，但不知我們唐兄這次能不能戰勝！」在心中我已開始爲他祝福了。

「也許有希望；據說，這位小姐的父母都願意了，就是她本人還沒決定。喂，老兄，」他拍着我的背，「我們從今起也得加緊進攻了！」

「採取閃電攻勢囉！」我還是嘻戲的口吻。

他一表贊同地答道：「對啦！」

原來，談談講講，不覺已經踏進老唐的住宅了。唐老太太正在樓下廚房的門口，指揮老妈子做茶烹茶，看見我們走來，他連忙親熱地招呼：

「哦，好極了，戴先生同賀先生都來了……」

「又給伯母添忙來了，」老賀與我同聲應答。

「那兒話，你們快請上去坐罷。」

「好，好。」

上了樓，一勁往客室衝。我的一隻腿剛跨過門檻，就有一股濃烈的脂粉香鑽進了我的鼻孔。身材不高的老唐，穿着嶄新的水灰色的嗶嘰西服。看到我們，他小小的眼睛笑圓了；他熱心爲我們介紹那位穿櫻紅綢衫的女郎，「這位是華小姐。」她已從轉椅中婷婷地立起來了。

他指着老賀，「這位是賀友三賀先生」；再指着我，「這位是戴澤戴先生。」

我注意到：老唐的眉宇間洩露着快慰的情懷，只是在女友面前，他的言動還顯得有些笨拙。他還需要在女人羣中陶冶陶冶。

這位華小姐迅速地閃動那一對琉璃似的眼球，嫵媚盡致地朝老賀併我打了一個轉，然後頷首笑語道，「請坐。」她抬起裸露的藕臂，用手絹在鼻尖上輕拂了一下，炫示了五枚深紅指甲的蔻丹印。

我於是揀了一張放在屋子下方的安樂椅。老賀却坐在一進門靠左的沙發上，與華小姐的座位正面相對。

老唐忙開了兩瓶橘子水遞給我同老賀。我順便把我們這唯一的女主角又端凝了一忽：桃花色圓圓的臉，從愛神那兒獲得了一雙招惹風情的鳳眼；雖然鼻樑有點低窪，可也不覺得有什麼影響；兩片富有肉感的，不薄也不厚的嘴唇，塗着石榴花般鮮紅的香膏；笑起來，纏愛使秋波那末賣弄地一閃，端的是位不多見的佳人；她落落大方地架住大腿，身子歪在轉椅裏，紅高跟鞋的前端露出染過寇丹的大腳趾。我的靈機一動，暗暗地送了她一個頭銜——「紅牡丹」。但是，我不禁望望老唐，憑一種直覺，心裏忽然這樣想：他究竟適不適宜要這般的太太呢？

老唐朝我看着我，「是戴兄去會老賀的？」他也坐到靠窗的位子上。

「不等我去會，却在路上碰見他了。」我啣着麥桿管，徐徐地啜吸橘汁。

「賀先生們好像在那兒見過似的，」華小姐出人意外地悠然地說。

「是的，」老賀笑逐顏開地接上了碴兒，「我記得好像是，有一次我去思恩堂做禮拜，遲到了幾分鐘，恰巧華小姐也是那時到的，我們便一同進禮拜堂了。」

「一點也不錯，所以我剛才一見賀先生就覺得面熟，可是怎麼也想不起是在那兒見過的。」

「我起初進來的時候，也有同樣的感覺，經華小姐一提，我才想起來。」他的臉上放射着興奮的光彩。

「這真太有趣，也太巧了，」我插口說。「華小姐怕怎麼也沒預料到，今天會在這兒認識賀先生的吧。」

「可不是，」她表現了跟大家怪相熟的樣子。

爲了禮貌起見，老唐問：「你們說去思恩堂，那是多麼的事呢？」

「哦，怕有兩個多月了吧！」椅子路微一轉，她的笑眼却覷着老賀，是徵詞的口氣。

「對了，時光過得真快。」賀友三一團和氣地回答，起身把吸乾了的橘水瓶送到檯子上，復又坐下。

我也隨着放還了瓶子，鼓着勇氣問：「我們可能認識華小姐的大名？」

「杏——芳，」她的眼睛更加明亮了。

「是杏花的杏，芬芳的芳？」我莫名其妙地追問。

「對了，」她坦然答道。

「杏芳可知道，戴先生是位畫家，」老唐親熱地瞅着她說。

「並且還得過教育部的藝術獎金哩！花卉翎毛最拿手。」老賀補了一個註子。

「啊，久仰得很，做一位藝術家真是了不起！」

「蒙華小姐過獎，其實，我丟開畫筆，就得握討飯棍了。」

大家都笑了。老賀搶語道，「那還了得！」

「戴先生太客氣了！」她的秋波又閃動一下，「賀先生的辦公地點在那裏？」

「X X局。」

「住在局裏嗎？」

「住在局子裏；華小姐雅居在那兒！」

「舍下不住觀音岩，最近遷到黃梅塢去了。賀先生府上是——？」

「寧波。華小姐呢？」

「杭州。」

「喔，那和華小姐還算是同鄉哩！……」

這時，我和老唐都默不作聲，望着他倆交談。剛好，唐老太太進來了，她十分慈藹地笑着。

對她的兒子說，「善甫，請華小姐們到飯廳裏去罷。」

「喔唷，讓老太太忙了一個上午，真是有罪得很！」華小姐隨即離開了座位，說出感謝的話。

「那裏，千萬不用客氣，華小姐！」

閒話中，我們一同下樓，走進飯廳，佳餚已經端整在圓形的餐桌上了。大家坐下來開始享用美味。老唐殷勤地張羅：「杏芳，實在沒有菜；老戴老唐，別都不動筷子呀！」

「真難爲情，太沒有菜了！」唐老太太接過來說。

「老太太真太客氣了，擺了這麼滿滿一桌子，還說沒有菜哩！」是華小姐的答話。

我正看中了海參燉雞，又着一條海參。「因爲華小姐是嘉賓嘛！」我從舌端吐出這末一句。

「噯，」她正輕巧地用筷子挾住一塊黃黃的蝦子脹蛋，發音嬌脆地說，「戴先生真會取笑人！」

「噯，豈敢，豈敢！」

老賀也掛滿了笑容盯着她，「在座的本以華小姐爲嘉賓囉。」

「噯，賀先生也在取笑我？」她容光煥發，又嫵媚地瞟他一眼。大家吃吃地笑了。

我嚼着一片油魚，問老唐，「這油魚是不是在此地買的？」
唐老太太笑容可掬地代她的兒子回答我，「不是的，是他父親在三斗坪那邊買了請人帶來的。」

聽了她老人家的話，我油然覺得，老唐真不愧爲「天之驕子」，「父母的寵兒」！至今，萬事都不需他操心，由那巧擅經營的爸爸，保障他豐美的物質的享受，那像我們成年死命地伸長了頸子，肩負着永遠卸不下的生活重担。要說他也有所謂「缺憾」，那就是還未娶到一位漂亮妻子，這，唐老太太似乎比兒子更爲魚盼。

一餐飯不說笑中用過，唐老太太領着大家回到小客廳裏休息。

「我們進城去看電影罷，華小姐肯不肯賞光？」老賀這樣提議。

「看出來可遲了，我今天還要回黃梅埕哩！」

「不要緊的，」唐老太太慈和地說：「若是華小姐不嫌污穢，今晚可以在我們這兒歇，我有兩個姪女住在上清寺，可以叫她們來陪您。」

「瞧，老太多客氣呀，謝謝您，不過我今天有點事體必須趕回去。」

「延遲半天好嗎？讓我明天一清早送你回去罷！」老唐故作親密之言。

「不，還是改一天再來看你們罷。」

我觀察老唐露出失望的形色，便不由已地說道，「華小姐敢真的太客氣了，就多玩半天又

有什麼關係呢？」

「我真的是有要緊事，戴先生。」

「那末華小姐就答應我們一同去看電影，」老賀說，「現在才十二點二十，乘公共汽車去，正好趕得上第一場，兩點鐘的，看過了回去也不嫌晚。」

「這樣說，我們就快走罷！」她拿起深紅的皮包。

大家如同保駕似地，簇擁着這位麗人，走出了唐宅。當我們向她謝別時，唐老太太特別表示她的款意和希望：「簡慢了，華小姐，有空請常常過來玩……」

二

看過電影回家以後，又是三四天了；那一天的情景，仍不時在我的腦中複演。心想，不如趁這日子沒事，到老唐那兒走一趟，看看他們的大局怎樣。正當我一骨碌打軸椅上躍起的時

候，一個人由我窗下擦過，咦，那不是老唐還有誰呢？

我興高采烈地抓住他的手臂，「哈，老兄來報喜信來了，我還正想到你那兒去哩！」

唉，你還開什麼玩笑，我差點就要氣昏了。「他突兀的搶白，宛如在我的頭上澆了一瓢涼水。我滿懷的喜樂，都被打進冷宮而消沈了。發覺他的氣色委實難看，我似乎明白了那已降臨的事變；但是，我又莫名其妙地睜了兩隻大眼把他瞪着，「這話從何說起？」

他一身投向我剛才靠着的那把竹製的躺椅上，「你何苦還要假裝不知道呢？」

「哎喲！」我急燥地躁着脚，「這幾天，我若知道你們其中綠豆大的事體，便是個——活神仙，或者隨你罵我做什麼都可以。」

「你今天難道連報雜沒有看？」他似信不信的樣子。

「誰說我沒看報呀，我訂的有大公報和時事新報，但這與看報又有什麼相干呢？說出來罷，我的老兄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！」

他氣呼呼地在褲袋裏掏出一份中央日報，「你看！」

我摸不着頭腦。等把捲起的報紙打開，「華杏芳賀友三訂婚啓事」幾個大字突然飛入我的眼裏。

「呃！他們倆訂婚啦！」我不等細看下面的文字，就帶着驚疑喊出口來了。

做夢也未想到老賀竟有這等本領，他簡直是閃電專家，速戰速勝！

「……」老唐只垂頭喪氣地默然不語。

我自能體會他失望的情緒，然而，我又為他稱幸的奇異的感覺。

「既然他倆特別有『緣』，你犯不着過於懊惱，你的機會並不是僅有這一次，問題不過在時間的遲早罷了！」我坐在他的對面望着他說。

「話是這麼說，可是，我心裏多不甘心呀！」他對胸把手捶了一拳，「自己費了好多心

血，結果只是一場空，反而白瞪眼着他們愜意地結合了。」

「他倆固然愜意地結合了，而你老兄也未必因此就做一輩子的處男，多待一天又有什麼大不了呢！」

他被我說笑了，是苦笑。「我怕要氣死了，你還在這兒尋開心哩！」

「爲的是替老兄舒舒氣啊！」

「噓！」他要笑不笑地，憤憤地說道，「你還記得她那天堅持着要回去嗎？口裏連連說有要緊的事，末後，又不肯讓我送她，原來，她就是急急地想回家寫情書給老賀。當時，我們怎知道呀！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！」

「怎麼啦，還是她先向他進攻的？」我希奇地問。

老唐的眼珠翻上一翻，「還怕不是，第二天中午，賀友三便接到她一封快信，連你聽了都裏生氣。什麼『昨天的聚會，像一顆口香糖，我把它放在口中玩味着，謝謝你殷勤的招待……』又是什麼『神的賜予實在可感，他不但曾使我們揣着線份在陌生的道上一見，如今，又令我們相識了……』還有『我歡樂的心潮拂騰了……』」

「啊哈，好一個多情的姑娘呀！」我忘形地笑出聲來。

「後面還有哩！」老唐重重地說，怒氣隨着發散。「她說，『雖然家裏要我接受唐善甫的求婚，可是我已堅決地拒絕了，因爲，誰喜歡他呀！』」他講到這裏，幾乎喘不上氣來。隨

後，又惡狠狠地繼續道：「你看可該死不該死，啊，最後又是什麼！老實說，我的心現已溫情地交給那個我最喜愛的人了，他是我生命中的光和熱……」

「哈，我的汗毛立正啦！」我兜不住地亂叫，「可是你在那裏看到這些的呢？」

老唐充耳不聞地只顧說他的，絲毫不理我的話，「後來哩，賀友三當然要復她的信譽，就問她的心交給誰了，於是，她就直截了當地回答說交給他了。兩人這樣認識，前後還不滿九十六小時，就已訂婚了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！」講到末了，他噓了一口氣，憤懣似乎稍微平息了些。

「你老兄究竟怎麼會知道這些的？」

「早晨，我看到報紙氣不過，奔到老賀那兒，他眉開眼笑地正要出去的樣子，我責問他爲什麼對朋友這樣的不忠實，他沒有辦法，只好把她的情書拿給我看了，他還說他這次根本沒存心破壞我！」

他這些話灌到我的耳底。無意之間我們已沈默了片刻。

「好啦，不用氣了，老兄，事情已過去了，你再嘔氣，不是徒徒對自己過不去嗎？嗯！人生原是一座舞台，什麼悲歡離合，男女老少，只不過都在扮演着各個不同的節目罷了。你想，凡事何苦看得那樣認真呢！……」我悠悠地說，「而且，不是我講，像她那種性格，就是嫁給你，你也不會有多大幸福的。」

「……」他不則聲。

我故意聲張地說道：「啊，該打，講到現在，我一杯茶還沒倒給你喝哩！」

「我不要喝，你還是坐下來談談罷！」

「嚶，這是我家鄉六安州的鼎括括的瓜片呀，不能不嚐嚐！」於是倒了一杯擺在他的面

前。

他雖然聽從我，却只無精打采地呷了一口。

我猛然察見外面的太陽，已經射到正午了。我伸手摸索衣袋，碰著幾張鈔票，所以寬心地對他說，「你就在這裏別走，將就吃點平價的米飯；我去買點燒臘，打一斤白乾，好讓咱們痛飲幾杯！」

三

老唐忽臨的時候，我剛完成了一幅橫披。「你的畫擇定什麼時候展覽？」

「快了，就從下月一號起，開到四號。」

「地點確定了沒有？」

「已經接洽妥了，就在中泰文化協會。」

他突又鈎起舊事，變換了話題，「賀友三對你這兒來過沒有？」

時間的洪流，尙未能沖走老唐心底的懊喪，因為，他這回嚐到的失望，較以往幾次都要酸苦，因之，人也瘦了許多。

然而，時間的脚步，跑得也真夠快，老賀同他的「紅牡丹」訂婚將近兩個月了，而我還不會碰見他們一面。據好多的朋友談，老賀除了辦公以外，和他的未婚妻總是形影不離的，這當然也是必然之情。

「他怎會有工夫來我這兒呢！上星期五的晚上，我閒逛到他的宿舍去，準備開了他的玩笑，還不是沒遇著。」

「他現在是吃了釋心丸，滿天高興了，」還是不服氣的意思。

我有心想解除他的不快，「那一天你吃了釋心丸，別也把我這個老朋友丟了！」

他果然展開了笑顏，「哼，我才不會是那種人哩，你看着就是了……」

他心底的話還沒有暢吐，老賀竟然被我們真的說來了，他一趨門就驚訝地嚷道，「唐兄也在這兒！」

「呵。久迷了，稀客，稀客！」我恭敬地迎接他，「本以為你把我们這些老朋友都不要了，嘿！連酒也不請我們吃，今天這一來，可就脫不掉了。」

「你也不想想，人家華小姐還在等着哩！」老唐出言酸溜溜的，他照舊坐在躺椅上。

「真的，老兄幹嗎不把華小姐帶來？」

老實似笑非笑地望望我，大有難以爲情之態。他坐上那吱吱作響，需要休養的破舊的藤椅上，囁囁地對着老唐，「唐兄，我真羨慕你的幸運，以後你再也無須笑話我了！」

「你這才是神經過敏，我憑什麼理由要笑話你呢？」老唐做出滿不在乎的神氣，強辯着。我看不下去了，所以問：「賀兄吃茶還是吃開水？」我知道他平常不大愛喝茶。

「就給我點開水罷。」

我拿起水壺，倒了一杯溫開水在桌上，他伸手端起來喝了。「唐兄不用再如此地不舒服了，」他說，「其實，你們也還不曉得，我是受了她的愚弄了。」

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我抵住桌子站着。

老唐一股勁坐起來，「你說什麼？」

「告訴你們罷，我已同那位迷人精解除婚約了。」

「呃！爲什麼？」我吃驚的程度同得知他們訂婚時簡直不相上下。

「誰信這話！上個禮拜天，馬育明還在唯一電影院裏遇見你們的哩！今天才星期四，僅隔這幾天，那能就發生這末大的變化！」

難怪老唐有理無理地亂嚷，這本似一齣反串戲，任誰看了都會感到奇特，不過，他沒有想到，時間與人往往是會發生衝突的啊！

「我關心有什麼意思呢？根本就是昨天的事情！」

「究竟爲了什麼緣故？」我再問。

「爲了她是一個愛情的騙子，」答得乾脆極了。

「她怎樣騙你的？」老唐睜睜眼睜着老賀，他心平氣和了。

老賀貼然地訴述道：「星期一那天上午，我妹妹進城參加她一個同學的婚禮，走到冠生園門口，撞見她挽着一位軍官跨進去了。妹妹回來告訴了我，我當時就跑到觀音岩她姨母的家裏找她，問那軍官是她什麼人，可是，她一口咬定說沒有這回事，於是，我只得警告她說，「你既是我的未婚妻了，就比不得以前的自由，從此不要再亂和一些男朋友來往！」她也答應了……」

「噯，那也算不得破裂呀！」老唐岔斷了他的話頭。

「你聽我說到底囉，老兄！」老賀繼續敘述，「昨天早晨，她來通知我，教我晚上別到她姨母家裏去找她，她要回黃梅壩一趟，今天才得回來，我當然也就聽從她的話囉。到了晚上，馬育明要我同他去聽川戲，到劇場時間還早，我們便轉到精神堡壘閒逛，噯，可巧頂面碰見她挽着一位軍官……」

他的話中斷了，嚥了一口氣，然後才接下去，「她見到我趕忙鬆開那人，讓世滑走了。這你們該明白了，她原來欺騙着我，又在外面愛上了那個軍人！我當時任何話也不提，單問她要不要遵守婚約。她回答我說，「雖然遵守，我也還須有一點交際的自由。」我便抗議道，「那

「讓我們解除婚約，歸還你的自由好了！」——解除就解除！」她說。於是，我當場就要老馬做證人，一同去她姨母家裏，把毀約的手續辦了。明擺着的事實，你們總不會不相信吧？」

老唐冒冒失失地拍着胸脯，「嗨，還虧我的運氣，沒有接到她這空頭的愛情支票！」

「罷！你這時自然是替自己慶幸了，起先我進來的時候，你還不是打心眼裏不高興我！」

老唐斜着眼報他一笑，無言可答。

我倒存心要安慰老賀，瞥了他一眼，嘻笑地說，「賀兄也大可不必灰心，這次雖是所謂『愛情流產』，但失敗為成功之母，再接再厲，就憑我兄這番進攻的藝術，也還是不難取勝的！」

「嗨，老兄以為我是耍沮喪嗎？」他坦然自若地回答我，「不，我才不是那等癡情的傻瓜哩！世界上有的就是女人，有的就是美人，而且比她漂亮的還多着哩！雖是被她用了我不下兩個月的薪水，但是我毫不悔惜，因為，這一向我又何嘗不是玩弄她呢？」

「噢，好一個尊重女性論者！」

我假意笑道，「哈，賀兄的想法實在高明！……」

我想多挖苦他幾句，而他又閉口了。

「嗨，她才是活報應哩！今天上午我們快下班的時候，她遣她姨母家裏的女僕來，問我要

週她的照片。我故意問她可知道那軍官姓什麼，她說姓劉，是個團長。隨後，她把事情通統告訴我了，說昨晚她隨又出去，回來就跟她的姨母咕咕地說，「劉要明天決定，」那當然指的是訂婚的事。可是今早再找那個軍官，他却躲起來不見她了。」

「那是爲什麼？」老唐抱着新聞記者的精神探詢，他的目光與老賀的相接觸。

「你想爲什麼，她貪戀人家有錢，情願嫁給他。這人是成都人，家裏根本有太太，同時又是太太威嚴下的俘虜，那裏敢討第二個，只不過儉着拿她當消遣品而已。現在，遇到這種情形，他自然是躲避嚙。所以，她姨母埋怨她不該如此糊塗，丟這個愛那個！」

老唐嘆道，「活該，誰叫她還未厚面皮的？我才喜歡哩！」

「這叫做愛替大減價啊！」我插嘴。

他們都捧腹大笑。

老賀又神出鬼沒地說道，「唉，你們還不曉得她那個媽媽，才更叫『蒼蠅不毒人，憐人肚腸』哩！她滿心不高興我和她的女兒訂婚，因爲我不是百萬富翁。有一天，我約她的女兒和她的小兒子進城看電影，我們臨走時，她對她的兒子叫道，「國瑞，進電影院的時候，記住你要坐在你姐姐同賀哥哥當中，免得他們挨在一起！」你們看氣人不氣人！」

「哈哈，這真是一個老可惡！」我打心底笑將出來。

老唐緊接着我的話尾說，「好氣，買田沒稅契白氣（契），但我總算幸運，沒有達到這程

附原的學！」

我觀着他，善意地譏嘲他，「幸運是幸運，只不過身上的肉掉了些！」

「哎呀！」老賀也會心地一笑。

唐兄羞紅了臉，啞然對我眨眨眼；於是，我與老賀兩人又嘻嘻哈哈地大笑了一陣。

老賀站起來，伸了個懶腰，抬起手腕看錶，「快六點鐘了，我要走了！」

「又有小姐等你嗎？這樣的忙！」我打趣地說。

「有人請我進城吃飯。」

「啊，原來如此！」是老唐的反應。

老賀還未跨出門，老唐對他說，「賀兄最近該有工夫到我那裏談談吧！」

「趕明天重新開學上了，別又裝愁不請我們吃酒！」我加了一句。

他赧赧地打着哈哈，趕快逃去了。

我回頭看看老唐，「怎麼樣，你滿肚子的氣惱該都散了吧！」

「誰料到她是這樣地浪漫呀！我八百年娶不到老婆，也不要她！」

「真的嗎？」

「那還用問！現在跟我一塊去我家吃晚飯行不行？」

我只等同意。

唐老太太帶着盼候的神情，立在門口張望。一見我們，她快活地招呼我，並且急急地回她的兒子這樣說，「善甫，快上樓去，華小姐在上面等着哩！」

我怔住了。

老唐莫名其妙地問道：「那裏來什麼華小姐？」

「不就是那個華杏芳小姐嗎？那還有別的華小姐呀！」

「她來做什麼？還好意思見我！」他沒好氣地嘟囔着。

「我也不知道；她才來，說有事要和你談，在客房裏哩！」

到了樓上，老唐嬉笑地說，「哼，我也要瞧瞧她來幹什麼的，戴兄，你先在我的房裏坐會，我非去罵她一頓不可！」

說過，他便進入客室了，我隨同唐老太太走進他的臥室。

「戴先生在這兒坐一刻，我去拿點水來您吃。」

「不用了，伯母，您老人家休息一會罷。」

「不，我順便去看看她究竟要幹什麼和善甫說些什麼！」

我坐在床上，腦子裏開始被這怪誕的隱謎攪得亂旋。依我猜測，她不外由於賀友三和軍人都對她停止了愛情的支付，而想再用地醇酒般的迷力，來向老唐索取，可是，她那曉得在小時以前，她的麗影已在老唐的心中碎得粉碎了哩。

女僕捧着一把樣式美觀的細瓷茶壺，隨了唐老太太進來，她替我們斟了兩杯茶。

「唉，戴先生，善甫這孩子真是——」老太太對我說。「他們在那裏嘖嘖咕咕的，不知說些什麼，我想還是不進去的好。但我不懂，華小姐來了，怎麼賀先生又不一道兒來？」

我截住她的話，「您老人家還不曉得哩，他們的婚約已經吹了風？」

「呃？」老人家驚奇地望着我。

我正預備把原委說給她聽，老眉閃進來了。我先瞞了一下他的面孔，還好，並沒有脹成我所預期的紫紅色。我來不及開口，他就眉飛色舞地放着連珠砲：「戴兄，到底還是我的口氣——我一見她那傾城的美貌，所有的仇恨都解除武裝了。她已經屬於我了；我們立刻就去報館登結婚啓事。媽，」他轉向他的母親，「您不反對吧！啊，媽，還是請你帶着戴兄在家裏吃飯罷。」說完了，翻身就走。

天呀！在這幕笑劇的氛圍中，我的腦筋昏亂了，我呆呆地站着。直等我從窗口看見他緊緊挽着那花蝴蝶般豔裝的愛人，匆匆踏出大門，我才漸漸地恢復了思想。但我不知道應當爲老唐慶幸，抑是替他悲哀；我從沒有任何宗教的信仰，此時也只有將自己的手擺在頭上，衷誠地祈求上帝賜給他永遠的幸福！

（三十三年四月）

愛之劇

西天燃燒着如火的雲霞，多美的黃昏！

蘇國楨教授帶着和諧的淺笑，走出了校門，踏着枝葉婆娑，與夕陽伴舞的林蔭路，回他的寓所。在這靜謐而甘美的情操裏，他一個人漫步，遐想……想到他的妻此刻必定又同一隻小鳥般俯伏在窗口盼待他的時候，他的心已在同她擁抱了，脚步不由放快了些。

蘇太太聽到丈夫進家的步履聲，果然像一頭久違了同伴的小鳥，欣快地飛到他的身邊，嘹亮地撥開歌喉：

「啊，回來了，親愛的！」兩顆滴溜圓的笑靨，爬上了她似花的雙頰上。她雖然年已三十，但教人怎樣也估量不出。

丈夫照例對她揚開一條手臂，攔着腰，熱情洋溢地回說，「讓我看看我的小畫眉！」跟着在她鬢曲的秀髮上，印了一個深愛的吻。

「唔，不要沾到我的手，」她說。他們一同進了屋子，屋裏是一塵不染。

「你的手怎麼啦？」他歪頭要看；他隨手脫去外衣，掛在衣架上。

她伸出一隻白嫩的小手道：「煎魚的，還沒有煎好，有油。」

「唔，你煎魚！」他驚異地問，「楊嫂呢？」

「又走了！」像有一大堆委屈，話裏埋着無量的怨憤。

「不幹了！什麼時候走的？」

「你出去不大一會，她就走了。」

「怪不得又要你忙着哩！唉，此地的傭人真是沒法感化！」他拖着悵惘的語尾。

「誰說不是呢！這些人根本是一點情感也沒有的……」

她彎彎的蛾眉，微蹙了一下，隨又非常體貼地說道，「楨，紅茶我給你泡好了，這面盆的溫水是乾淨的，你先擦擦臉，再吃幾片餅乾。我去煎魚，希望上帝幫助我，使你得到愜意的晚餐。」

蘇教授握住她的胳膊，笑語道：「那讓我做你的下手好了；我至少可以幫你洗菜，拿碗！」

她搖一搖頭，用甜蜜的微笑安慰他，並且說，「不好，你快去休息罷。」

「但我一定要去幫你的忙哩！」他率真地向前跑了。

在廚房裏：太太忙着煎魚；先生高高地捲起衣袖，坐在她的旁邊削馬鈴薯。他們不會嫌膩這這份炊事，此刻，在技術上都顯得手忙腳亂，但工作的熱情，引起了他們濃厚的興趣，認為

這還是一項挺好玩的遊戲哩！

「槓，」太太向丈夫報告一條重要的消息，「姑媽先來的，說明天早晨替我們介紹一個小姑娘來，說是蘇州人，性情很溫和，人也很能幹，她正在託別人給她找事。」

「那好極了，」他表示贊賞。

「我們再也不受本地傭人的罪了。」

「真是受夠了，」他附和着。「無論你待她們多末好，反正不能叫她們感動。」

「人人都是這麼說，」她婉轉動人地解釋道，「過去，當那一個個突然無故辭工的時候，我總是異樣地難過與慚愧，心想，究竟我自己還是修養不夠，否則，她們為什麼不能受感化而變得良善呢？」

「不行的，就是讓我們神明的耶穌基督自己看到了，也只有搖頭歎息！」

「是呀！所以我現在不那麼想了；對她們再客氣些，也毫無用處。尤其是楊嫂，看着她討飯，打瘡疾，貧病交迫得可憐，把她收留下來，給她醫病，給她買布縫衣服。一個月間，養得又白又胖，如今說不幹就不幹了。她講我們家裏沒有客人賭錢。光是工資，混不到外水。說起來倒理直氣壯哩！」

他聽得笑起來，「再也沒有比她們更懂現實的人了。」

「可不是，真教人又好笑又好氣。」

蘇教授忽然跳起，拍着手道，「呀，我的馬鈴薯竟然削好了！」

「好得很！」她稱讚他，「你替我把這盤魚端走罷，你洗洗手就等在飯桌上，我一會做好就來了。」

片刻之後，這一對幸福的夫婦，坐在小餐室裏享用他們親手烹調的佳餚。

當蘇太太見她的丈夫執着紅牙筷，笑意深濃地在白磁盤裏挾起一塊香噴噴的魚肉，送往口中時，她笑向他問，「怎麼樣？」

「親愛的！吃了這個，什麼中西大菜，都可以休矣！」蘇教授巧妙地答復她。

他們交奏着快樂的心聲。家，這寶貴溫甜的家啊，它是恆久地煊染着春光與玫瑰花香的幸福之宮！

陽光把蘇教授喚醒了。

花枝招展的蘇太太，站在他的牀前，媚媚地談道，「槓，姑媽幫我們介紹的小姑娘來了，可喜得很！我才跟她談了兩句話，便覺得她是一個挺聰明伶俐的孩子。她告訴我今年才十七歲，會讀過一年初中。」

「噢，她在那裏？」他一面說，一面起牀。

「在收拾書房，模樣她都安排得井井有條的。告訴你，槓，今天下午我想進城去買幾冊課

本來以後每天下午給她講解幾課，你說好不好？」

「那她一定高興的不得上。」

「我想是的。無論如何，我們要挽救她已注定了那勞苦的命運，一年以後，讓她繼續讀書，使她走上幸福之路。」

「你這簡直是基督的事業……」

「太太，」簾外一聲輕快的小女孩子的喊聲，切斷了他的話。

「呵，乃琴，進來罷。」蘇太太朝着房門口，溘地答應。

門簾飄動，捲進了一張白而貧血的橢圓形的小臉蛋，那兒嵌着清秀的眉目，玲瓏的嘴巴。頭髮長地拂在肩上，身上穿着安安藍布的長衫。她彷彿是徘徊在山谷裏的端雅的小幽靈。窺見蘇教授坐在椅上，她轉望着太太，羞怯怯的，像一朵嬌小的秋海棠。

「這就是先生，」蘇太太告訴她。

向蘇教授鞠了一躬後，她腴腴地跟太太說，「那幾間房前都收拾好了。太太，是不是現在就收拾這間屋子？」

「好的，不過你還是先把客房的窗簾取下來罷，我馬上拿乾淨的去掛。」

「是！」她極其服從地回聲。

蘇教授站起來，看着她小巧的背影穿過了門簾。

蘇太太旋過身，迎着他欣喜的目光，掩口而笑：「可是又聰明又伶俐吧！」

「小東西，怪惹人愛憐的。」

「啊！」她驚奇地凝視着丈夫，「你以為她惹人愛憐？」

「你不覺得她可愛而又可憐嗎？」他真誠自然地回答道。

「噢，正是……」她恍然如有所悟，但又不十分明白。她心中起了大大的不安，重複地思索着「惹人愛憐」這四個字；「惹人愛憐」，一絲也不錯，自己起先如何沒有想到呢？

蘇教授開始盥洗。

她打開衣櫥，拿出一段白底綠花的標布，跑進客室。小姑娘還在椅子上去那最末一扇窗帘。她猶如一位剪影家，對那俊俏的小側面，仔細地描摹了一眼。等小姑娘落下地，她紅着臉說，「乃琴，對不起你得很，先生說現在生活費用太高了，怕每月的收入不夠支配，我想我必得自己勞動了。」

她發了一會楞，小小的自尊心受損傷了。天賦的精明，使她決不相信那是真正的原因。她簡截地說，「沒有關係，太太，我們不等於資本家與勞工，同樣有挑選的權利嗎？」

「啊，不是那樣，絕對不是的，請你相信我，乃琴！」太太啞啞地辯白，非常過意不去。

「我們都極喜歡你，問題確乎是經濟的限制。」

她很難受，因為她猜不出被辭退的真象。但她覺得她不應當抱怨太太。

「我明瞭，太太，您千萬不用抱憾。」話語是十分誠懇的。

「乃琴，我們雖然剛見面，但就像認識了好久的朋友一樣，我保證幾天之內必定替你另外找一項可以幫你進取的工作！」少婦的態度，可以說懇切到了萬分。

「您的好意，我非常感激，但您不必太爲我費心。太太，我就去拿我的那點行李罷。」她從一間小房子裏，提出她的一包衣物。告別時，太太將手裏的花布遞給她，以慈母般和藹的眼光，愛撫着她的面孔，「願你收留這件衣料，作爲一紀念，乃琴！」

「不能，太太，我謝謝您。您的美麗的容顏，已經刻在我的深心裏了，這正是您賜給我的最光輝的寶物。」世間最摯的熱情，都譜在生動的話聲中了。

太太拉住她的手，激動地說道，「我無論如何也不會忘記你的。」她要了她的住址，硬把布料塞進她的衣包。

送出大門外面，太太依依不捨地望着那時時轉過頭的，無母無巢的雛燕飄遠了以後，她自言自語地叫道：「喔，我多喜歡她！然而她是多末惹人愛憐！」

她蹣跚地跑回臥室，蘇教授業已裝束停當了。她趨到丈夫的面前，緊緊抱住他的頸項，顫顫地問道，「親愛的，你看我還年輕不年輕，惹不惹人愛憐？」

「那還用說嗎！你不年輕，你不可愛，那宇宙間的星星也射不出光芒，花也發不出芳香了，我的畫眉！」丈夫忠誠而熱烈地說。

「愛的，你太好了！」

「你還不是一樣！」他吃吃地笑。「愛，你說，現在叫乃琴抱早飯端出罷，好嗎？」

「啊，我——我剛才抱她辭去了！」

「辭去了？」

「嗯，我很懊悔！」

丈夫把她擁在懷裏，吻着她，他是完全領悟了。他安慰她道：「辭去就算了，親愛的，我們不雇她，總有別的人家會雇她，你不用介意。不過，你今天又得忙一天了！」

「不，我們馬上吃早飯，然後你上學校去，我就去找我乃琴回來。」

（三十三年五月蕭曼絲斐兒「一杯茶」後作）

星子

彎彎的新月從天邊升上來了，星星像千萬朵花兒在天空開放；院中草叢裏的昆蟲，唧唧地吟唱着和平的晚歌。初夏的夜是溫馨的。

在那噴洒着芬芳的千葉槿子樹下，逗留着一個窈窕的黑影。星子倚着樹，雙臂又在胸前，出神地眺望那天野中行走的一輪銀月，似乎在凝想些什麼。過了許久，她茫然低下了頭，發出一聲抑鬱的歎息：「唉，人的心地難道就不能像這純潔的月兒，儘人家看個清白嗎？」

匆急的步伐，在大門內響動了，劍凱由外面歸來。

「就你一人站在這兒，星子？媽和元強他們都到那裏去了？」他那軒昂的身軀已挨在他的日本夫人——星子——的胸前了。他是××大學外語系的教授。

星子溫存地假貼着她的丈夫，用慣常的親切回答他道：「吃過晚飯，奶奶帶強兒到姨媽家裏去頑了。你還沒有吃飯吧，今晚怎麼回來這樣遲？我現在就去做飯你吃，好不好？」

「我吃過了。張媽不在家嗎？叫她去把奶奶她倆接回來罷！」

「幹什麼？」她疑問地瞅着劍凱，「我怕奶奶夜晚走路不方便，要張媽也跟着去了。」從他的眉宇間，星子已搜索到一堆紛亂的思緒，纏結在他的心靈深處了。

她鎮定了一下，問道，「你在那兒吃飯的？」還沒等到他回答，她盡可地發現了一樁奇事，啊？你怎麼穿起軍服來了？」

劍凱一把握住她的手，炯炯的目光直射在她那困惑不安的面上，露出百般爲難的情狀，一言不發地靜默了片刻，方低沉地開口道：

「星子，明天早晨五點鐘，我就要隨遠征軍開往緬甸了。」由他困苦的表情，可以測知那每一個字，每一個字都是經過千百次的磨難才掙得出口的。

「呃——呀！」她愕然圓瞪着雙眼，那兩汪明靜幽邃的秋水，頓時掀起了恐怖的浪花。她震顫了，尤其是她的兩手，縮瑟得格外厲害。她儼如被霹靂擊昏，她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聽覺。

劍凱更緊緊地捏住她的手，胸頭起伏地湧着憐惜與熱愛，矛盾情緒的狂潮，已經漲到頂點了。

星子陡然暴風雨似地搖撼着他，迥不如常地大聲嚷道：「什麼！什麼！你說什麼！」

「我已經投筆從戎，參加遠征軍了，」他終於機械地，鄭重而堅決地說出。

「噢！……」她長叫一聲，一枝鋒利的劍插進她的喉管，她心裂了。她疾速撥開他的手，閃電般猛烈地把他抱住，歇斯底里地叫道，「不能！不能！不能！」

「……」

「啊，殺我，殺我，殺我罷！」

「星子……」劍凱一時也說不出其他慰解的話。

「世界居然這樣殘酷！呀，命運，可迫的命運，我怕！我……怕……怕！」她愈加抱緊了劍凱。

「平靜些，我的星子！」劍凱被她束抱得幾乎換不過氣來。

她仍然哭號道：「爲什麼偏教我這那人生果園裏最苦的一枚果子呢？我的心苦得要命，快給我甜，蜜糖一般的甜啊！」

「聽我的話，愛。」劍凱攜着她回在一方石凳上坐下。

他的胸懷像是一座教堂，那誠摯肅穆的話音，就像是教堂裏傳出的鐘聲。星子貼在他的懷抱裏，稍微恢復了神智與寧靜，她仰起一張嫵靜秀美的面龐——瀾漫了無止境的痛苦——朝她的丈夫踴躍着。

「啊，你是我的劍凱呀！你爲着白髮年高的母親和我們唯一可愛的孩兒，打消那個決定，不要離開我們罷！」

「暫時的離別，我們不應當過於重視的，星子。」

「然而我求你不要丟棄他，你是愛我的呀！在這悠長的人生旅途上，只有你是唯一了解我的親人，倘不是有你真情的慰伴，我根本沒有勇氣再生存下去。我缺少不了你，我十二萬分地需要你！我無論如何一天也不能讓你在未死以前遠離。」她哭，她苦苦地哀求，有意無意地露出心頭的鬱積。

劍凱替她掠起散亂的雲髮，用手絹指那冒着冷汗的額角與淚痕闌珊的雙頰。「我也同樣缺少不了你呀，愛！但離別是暫時的，希望你能使用你的理智，你是我的好妻子，自然會聽我的話。」

「不，你不能去！你答應我罷，我的人！你不看我孤苦嗎？我經不起任何的打擾。尤其是我這弱草似生命，一遇到淒風苦雨，馬上就要完了。可憐可憐我罷，你！」她已力竭聲嘶，怯弱地將臉埋在丈夫的胸懷裏，末尾作着夢囈似的乞憐語。

她的丈夫帶着崇高的愛情和莊嚴的思想，親吻着這善良無辜的靈魂，一字一頓地說道，「請你原諒我的忍心，我愛，」喚得是那樣的纏綿悱惻。

「……」

「我傷害了你，我知道你非常痛苦。不過，當國家需要我的時候，我怎能苟且偷安呢？你也許認為我太自私，太無情。但是，你曉得，中國爲了反抗侵略，爲了建立世界和平，不惜犧

牲，業已經歷了七年的苦戰，一切的力量當然削弱了不少，目前正需要滲入大量的新血液，這樣才可能在黎明之前作一次艱苦有力的總反攻，促早贏得勝利。而我們一向承受國家特別優待的知識份子，在這急切的時機，若還不獻身國家，走上疆場，共同負起這個神聖艱鉅的使命，不是太辜負國家養育之恩嗎？」他再慷慨陳辭，越說越激昂。

在一次短促的傾軋之後，他又繼續道：「你是深明大義的，愛；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，愛與仇是不混淆的，因此，你當能體諒我的一切。」

「喔！侵略成性的日本軍閥，吃人的納粹惡魔，你們的屠手造成了多少罪惡，破壞了世界上多少人的幸福！整個的祖國也被你們血迹斑斑的屠手劈碎了啊！」一陣忿怒燃燒了她的心，她掩面痛切地呼着。她繼續喃喃地說道：「而我，一個充滿了日本血液的女人，竟然踏上你們中華民國的仁義的國土，而且享着你聖潔的愛情——啊，劍凱，我羞愧，我感激，我恨不得毀滅了自己！只是，可憐無知的日本老百姓，他們大都是受了軍閥的欺騙，本身確實是無辜的啊。」

「你是偉大的，可敬的，愛，」他抱着那抽搐的身子，每一字，每一句，都是真摯不過的。『你具有高尚的靈性同美德，我一向深深地敬愛你。至於我們所要消滅的，也只是法西斯軍閥們。那些老百姓自然是無辜的，當同盟軍全勝的一日，唯願他們舉起民主的旗幟，和我們熱誠地握起手來。親愛的，你肯答應我從此不再悲傷，並且讓我從你心底聽出『諒解』的心聲嗎』

可憐的星子，如同一頭受傷的羔羊，陷入絕望之坑了。她忍痛撐開眼簾，熱望着換在身邊的中國丈夫，潛潛的淚水，沾溼了衣襟，臉色灰白得可怕。

她克制不住抽噎地說：「請你相信我，劍凱，我決沒有半絲一毫怨恨你的意思。你是正直的，我的愛，你一點也不自私。服兵役，保國衛民，是每一個國民應盡的義務，我不該企圖用私情佔住你，我沒有資格阻止你，更何況你們是爲了正義，爲了解放法西斯鐵蹄下的人類，爲了保衛自由和平而戰呢？去罷，你的同心者將爲你祝福！」她哽咽住了。過了一忽，又勉強說出話來：「只是，你爲何這樣遲才告訴我呢？」

依然用一塊白的帕子按拭着她的眼角，他愛撫地說道：「原諒我，星子，我本來在半個月前就報名了，但是我不忍早一刻搗毀你們的安寧，因而，一直挨到現在才告訴你。事情已經料理清楚。今後，校中我每月的薪津，按照中央頒佈優待遠征軍人的辦法，仍然照常支給，我已託秉毅替你們代領。將來遇到任何困難，都可以找他，他會幫助你們的。無奈，今後兩年內，一切都要加重你的操勞，我真抱歉，母親要你一人服侍，強兒要你一人教養了。」

「爲什麼要說抱歉呢？侍奉婆婆原是我的責任，我總盡我的心，盡我的力，不使她老人家因你在外受一點委屈。至於強兒，他準會是你的一隻子，中華民國的好國民。我決不辜負你，請你放心，劍凱。」她強壓住悲痛，使所有的淚水都暗暗地流往肚裏。

「我原是放心不過的；你是世界上最賢德的女性，待我將來回來再慢慢地報答你罷，愛。母親平時往往不能諒解你，這實在是她老人家的不公平；可是，你千萬不要難過。因為，她究竟是上了年紀的人，她的思想和意見，都與我們不同；此外，她又眼見法西斯強盜給我們國家的侵害，所以不容易放棄成見。但日久天長，總有一朝她會徹底了解你的。你等待着罷，愛的！」

這不免觸到她的另一傷痛。剛才斷了流的淚水，又形成了兩條線，沿着頰邊蠕蠕地向下爬動。她含辛茹苦慣了，這時仍不怨尤地強歡道，「我也是這樣想，這樣祈求，是的，我等，我等……來日方長哩。我從不難過的……一會奶奶來家的時候，你必須慢慢地說出你的事情；不然，她老人家實在受不住那突來的打擊啊！」

「唔……」劍凱無法傳達內心的感激，只拿起她的冰冷的手，放在自己的胸上，挾着傷別的感情說，「今晚就是我告別的時際了，望你保重，我愛。」

「你今晚就走！你連這最後一晚也不能在家多耽擱！」

「我是請假出來的，十點鐘以前必須回營。明朝天不亮就得乘車趕到機場去。」

「唉！」她接連搖擺了幾下頭，似乎什麼希望都完了。她疲弱地站起來，朝她臥室的綠紗窗戶望。「你的行裝一件也沒有準備……」

「自己用不着帶任何東西，星子；我們應用的一切，到那邊通統要發給的。就連我們現在

身上穿的衣服，下機後也都丟去的。」口裏這樣說着，他隨又拉她坐下。

「啊，明天這時候，你已到了月兒的那一邊，踽踽在那荒蠻的陌生的異邦，我看不見，摸不着，微風裏我聽不到你的回音，星月話不出我寒暖的關切。海闊天長，你是隔我多麼遼遠！她伏在出征前夕的丈夫肩上，撫摩着他的頭髮，他的頸項，一面舉起那溼透了陰鬱的眸子，迷惘地望着廣漠的天空，呢喃，幽泣。

「不許再難過，我的星子！天上的白雲可以寄語我們的相思；每晚，當你就寢的時候，清涼的晚風會給我在你的眼皮上印下祝福的吻。而且，夢之仙人還會翳着明月，作為銀舟，載我們雙雙盪泊在天河的邊涯，盡情地談笑。我與你雖似隔絕了，我們的精神還是像現在一樣地貼近，我並沒有離開你。」劍凱費盡苦心，用言語來安慰她，陶醉她。

「唔……」

這時，那輕佻的新月，正如一葉扁舟，徐徐地泛到湛藍的天河中央了。一粒粒明珠般的星，更閃耀着柔媚的光彩。大地已飾上一層窺人的銀灰色的輕紗；庭院裏淡淡的花影，樹影，綴麗地傾瀉在地上。一切都是靜靜的，只有那天真的草蟲，也許想安娛樂這一對將要分別的夫婦，還是喋喋不休地哼着輕鬆的夜曲。夜的沉默，滲入人們的靈魂。於是，他們自然而然地擁抱着，擁抱着。一陣清風從劍凱的身旁溜過，拂上星子的面頰，她輕輕地打了一個寒慄。

「啊，你冷了，親愛的，我們進去罷。」

劍凱挽着她，在星月的照耀下，緩慢地步入走廊。

二

在房裏，星子和她的丈夫並肩坐在綠紗窗下。離別之神特別憐慈地鋪下了這一般話別的時間，對於他們是何等地珍惜，何等地迷惑，又是何等地慘澹難受啊！星子像遭遇了一場大洗劫的破產者，最後，僅能抓住這暫時的安慰，熱情地和她的丈夫密語。但是，沒有一桿筆可以寫出徘徊在她面部那一份淒慘的神色。

庭院的甬道上，響起了一串足音。

「媽媽，媽媽！」元強——一個八歲的活潑可愛的小男兒——趕頭兒帶喊帶跑地進了屋子。老祖母和張媽都尾隨在後面。

「在這裏，孩子，」星子答應的聲音非常弱。她隨即應應地偕劍凱一同迎出房門，走到堂屋。「奶奶回來了，」她有禮地輕聲說了一句。她彷彿要躲避別人的視線，雙臂圍抱着張兒的頸項，揀那靠着她臥室的最暗的一隅站住了。

「爸爸什麼時候回來的，媽媽？」元強歪着頭問。

「回來好久了，」她簡單地回覆，故意將臉扭過半邊，唯恐那一刻的面容被他靈活的眼珠瞧見。

劍凱却在一旁搭訕道，「媽去姨媽那裏的？」

「去聊聊天。你多時回來的？下午又忙着開系會的是不是？」孫老太太在堂屋上方的八仙桌旁歇下來。她像沒看見屋子似地，並不對那站在牆角的媳婦望一眼；先前星子的敬語簡直對她不發生作用。

堂屋裏的陳設很簡單：除去上方安着一張八仙桌四條長板凳，兩橫頭各放一張茶几兩把椅子，以及靠近星子的壁旁隨便有兩隻圓凳以外，差不多再沒有什麼東西了。一盞五十支光的電燈，由於電力不足的緣故，昏暗地散佈着黃沉沉的光，就同要熄滅了一樣。迥着這堂屋的兩端的廂房，分別做了老太太和劍凱夫婦的臥室，門上都垂掛着極整潔的白布幔子。

「唔——不是的……」劍凱驚悸的心房跳動得很厲害，他含糊地支吾道，「倒是另外有一件事體。可是您走過不久我也就回來了。」

「先生吃飯沒有？」張媽插嘴問。

「吃過了，你去替老太太倒杯茶來罷。」星子鼓着勇氣，代劍凱答覆了橫欄在堂屋門口的張媽，並且吩咐她。

元強居然有了大發現，他像一頭麋鹿，從母親懷裏一跳跳到劍凱的胸前，雙手抱着他大腿，又是躍又是笑叫道，「嘻，奶奶，您瞧，爸爸穿上了軍裝了！」

張媽聽見這話，轉身拉長了視線，朝主人盯視，嘴上浮出了一撇天真的笑意。「當真的，

先生穿上了軍官的制服，怪顯得威武哩！」

老母親已走近兒子，湊上老花的眼睛覷着他，同樣覺得新鮮地笑道，「該打，我這半天都沒注意到，這電燈光也委實太不行嘍。到底是你的小眼睛尖，」順手在她孫子的下巴上摸了一把，隨又轉向劍凱，「怎麼，你們也受軍事訓練啦？」她重回原座。

「嗯……」他極力鎮定自己，思索着如何繼續他的話頭。他開始在一把椅子上坐下來，元強靠在他的身旁。他先感慨地發着議論：「其實，我們每一個健全的適齡國民，都該經過一次基本軍訓的洗鍊。尤其在戰時，凡是高中以上的學校，按道理，第一年應該設有軍事教育一門必修的功課，使學生除了求得書本知識之外，還是有軍事常識；教員和公務員，當然也同樣要受嚴格的軍訓。一旦戰爭需要緊急動員，那末，師生走出課堂，公務員走出辦公室，便都可以肩着武器，開赴前綫作戰了。說起來真慚愧，也實在痛心，到今天，國家已對暴敵整整地抵抗了七年，但那些支持抗戰，捍衛祖國的軍士們，他們拚頭顱，洒熱血，甘心為國捐軀的，還不盡是農工同胞！我們一班知識份子，却始終苟安在後方，對戰爭有過什麼供獻呢？……」

孫老太太斬斷了他的話道：「這也難怪，我們中國從古到今，都是尊重讀書人的，誰捨得讓學者去打仗，去犧牲呢？連小孩子也曉得有『好男不當兵，好鐵不打釘』這末一句俗話。不過這是決大的錯誤！中國之所以弱，就是受了這種觀念的壞影響，現在我們必須痛徹地反過來，及早實行『好男要當兵』主義！」

「爸爸，我們老師說，做軍人最光榮，最偉大，要我們在路上遇見他們時必須對他們行敬禮哩！」聰明的元強，一直諦聽着祖母和父親的對話，此時也吐出他所佩服的言語了。

「對的；我們的國家，民族，全由他們保衛！」劍凱喜愛地揉着那小人物的一團軟綿綿的黑髮，正經地響應他。

老太太看着張媽端送了一杯熱茶在她的面前而又退去之後，她並未啜飲一口，却繼續說道，「時代是不同了！確實需要有血性有知識的官兵，打仗才常能獲勝，才能趕跑日本鬼！」說到這裏，她老人家忽用侮藐仇恨的眼光，向坐在劍凱背後的星子陵了一眼。她年輕時，曾受過相當的教育，現在雖是六十開外的高齡了，但有些思想倒頗開明，尤其是國家意識非常堅強。

星子像一尊石佛，端坐在那幽暗角落裏的一隻圓凳上，雙手合放在膝部，好似默禱一般。她的眼，她的臉，全似一大片黑暗莫測的森林，密佈着陰雲苦雨；她的雙唇，就如兩片開褪了色的白玫瑰花瓣，緊緊地閉攏。她敏感地觸覺了那一眼，彷彿被萬把根荆棘刺扎，一陣痛苦的痠癢，迫得她垂下了頭。

劍凱却毫不留情地接着說：「是呀！您看美國英國，為什麼他們屢戰屢勝，愈打愈強？固然裝備好也是原因之一，但主要的還是由於他們軍隊的素質優良，士兵的水準高。連羅斯福總統的四位公子還不一齊入了伍，而且正在前綫作戰哩！所以，我們中國要想準備反攻，要想爭取最後的勝利，那最迫切最有效的辦法，就只有全國知識階級都動員起來；即使學校因此關了

門也不打緊，等戰爭結束後再行打開，又有多大關係呢？近來大中學的從軍運動，相當熱烈；單就我們學校來講，就有一百多個學生自動請纓，此外還有幾位教職員。別的学校，情形也是如此。這的確是一個令人興奮的現象。」

「嚶，像我們這般老朽的人，與其坐在家裏等閻王來差，還不如拿這條老命去拚死幾個日本鬼子。我真想親手殺他幾個，也好洩我心頭萬分之一的仇氣；可恨，我偏偏動不得了，道不變成廢料啦嗎？」臨了，老太太顯得很懊喪。她老人家每次提起敵人，總是咬牙切齒的：她寶貴的家，她幾十年可愛的搖籃——美麗的故鄉，都遭獸性的敵人糟踏壞了，她怎能不深惡痛恨呢！

劍凱得到機會，可以說出他急待表白的心事了。他站起來激動地說道：「不用歇息，媽，您這復仇的希望，正可由您的兒子來實現。我就要替您老復仇，替無數的死難同胞復仇！」

老母親的心在驚顫，她倒抽一口冷氣道，「你……你……莫不是……也從軍了？」元強也隨着老祖母驚恐的目光，注視着他的爸爸。

「是的，媽，」他趨近他的老母，「我再也不能逃避責任，苟安後方了。我已經參加了遠征軍，我想您一定會贊成我鼓勵我的。明早五點鐘我們便要飛往緬甸；今晚，我就要向您告別的了……」講着這話，這時覺得他的衣角被一隻小手拉住了。

「啊！不……不……你是不會離開我們，離開我和小強的……」老婦人已失聲哭出來了。

一直沉默在角落裏的星子，這時站起來了，很想上前安慰她的婆婆，但又躊躇不敢。她焦愁的目光，在強兒的臉蛋上吻了幾下。那孩子特別乖覺，放開爸爸的衣角，跑去拉住祖母的手，眼睛却輪流在三個大人的面孔上打轉，懂事地不發一言。

「您不要傷心，媽，我此去也不過暫時和您們分別，兩年服役期滿，我立刻就會回來的。」劍凱上前扶着她的背，安慰她。

「啊，不，我們一時也不能讓你走得那樣遠……」

「您就設想我是離開重慶到別處做事去的，兩年的時光很快就過去了。」

「嗯，不，兩年，兩年……」她搖着鬢髮斑白的頭飲泣道，「你要覺得它快它才快，不然它是那麼漫長的一段時間哩。啊，留下來，不要走罷，劍凱！」

「媽，您不認爲我應該挑起每一個國民所必須挑的抗戰的担子嗎？」劍凱有意激起她的國家意識。

「唔，該，該的，但是，我只有你這一個兒子，國家會原諒我不讓你直接上戰場的。」

「媽，您想，若是全中國慈愛的母親，都捨不得放她們的獨子到戰場上去殺敵，那抗戰的力量豈不是要大得削滅，而最後勝利不也靠不大住了嗎？」

老母親哭了半天，然後答道：「不錯，你說的對，你有責任感，你應當去殺敵，去報仇雪恥！可是，我無論怎樣也放不下，放不下心，聽任你去啊！啊，我自私，我是自私的……但你還

是一定要丟下我們祖孫老幼嗎？」

劍凱業已被那仇愛交織的哭語感動得流淚，但他不能不堅持他的決心，便再用正義來向她勸解，「您還是想得開些罷，媽！兩年以後，當我役滿歸來的時候，也許正是全國全盟邦唱奏凱歌的時候，那時，我們回到我們的老家，飲酒歡聚，該是一件多麼快慰的事呀！」

「嗯，我懂得，我明白，如今再沒有挽留你在我自己身邊的權利了。過去，我只等於是你的一位奶娘，一位保姆；現在，你是屬於國家的，我再也不能把你只看做我一個人的兒子了。啊，老天爺，求你憐憫我，幫助我，賜給我理智和力量！你去，去盡你國民的天職罷！把該死的日本強盜一古騰兒消滅乾淨罷！」

「奶奶……」元強撲抱着那身被暴風雨襲擊的老婆婆，想勸她不要哭。先天的敏慧，使他的小心靈擁有豐富的正義感和同情心。末後，從母親的手裏接過一條帕子，他開始替老祖母擦拭那密密行行的熱淚。

因為不得已而保持緘默的星子，竟困惑地注視着老婦，以懇摯溫柔的口吻勸她，「媽，您老的身體要緊。劍凱暫時離開我們，將要完成一項光榮神聖的使命，您放快樂點罷，媽！」其實她內心何嘗忍心與丈夫生離呢？

「您老多多保重，就不啻給了我一種快樂，一種鼓勵！」劍凱緊接着說。

老太太先以飽和了熱淚的眼睛，憎鄙地瞥視一下星子，隨後就對她的兒子道，「保重身

體，我自然曉得，你不用掛念。只要在千里迢迢的異鄉，飲食起居都能小心，我慢慢地也就放心了。只是，你何以走得如此倉促，不能再在家裏耽幾天呢？」

「不能了，媽。一切出國的手續都辦妥了，現在我早一天動身，將來也就可以早一天回來。」

「唉……」

「爸爸，你是不是要離開兩年？」元齡問道，一隻手照舊勾住祖母的賴子，一隻手拉住父親的衣裳。

劍凱吻着那透露傷別色彩的蘋果臉，撫慰地說道：「嗯，好孩子，你在家裏聽奶奶和媽媽的話，乖乖地用功讀書，等我回來，買一架最好看最靈巧的小飛機帶給你。」

「啊！」一道喜悅的光彩，掠過他閃亮的眼波。他天真而又驕傲地說，「爸爸，您真做了最光榮最偉大的軍人——像我們老師說的——是不是？」

「唔……：談不到偉大，我不過願盡國民的責任罷了，寶寶。」他再吻他一下，想不到孩子竟會發出這樣的問話。

那小人物似懂非懂地點着頭。他緊緊攀着父親，一個字一個字堅決地說道，「我將來長大了，也要學爸爸。」

老祖母居然展開了笑容，拿起那繞在頸上的一隻小手，送到自己的脣上，親了又親。「你

是我們的好寶貝！」

劍凱與星子的心田上，同時開放了一朵喜慰的花。

劍凱跟他們叮囑了一番，最後，那不可避免的銷魂的一刻終於來臨了。當他被年老的慈母，溫婉的嬌妻，可愛的強兒，以及勤快的張媽送出大門時，老母的顫抖抖的話音裹在夜晚的涼風中：「你是去替國家雪恥，替死難同胞復仇的！但一切務必小心……」

同時，他又覺得有一隻抖索的纖手觸着他的頸部，那徹骨的寒冷，直溜心底。原來，星子竟已解下那從未離過她的胸前的十字項鍊，極其機敏地套上他的頸子。一聲柔弱而虔誠的言語，在他的耳畔打戰：「上帝保佑你，我的人！」

元強拉住他父親的手，黯然叫着「爸爸……」

「珍重，珍重！我想我們不久就可以在勝利的歌聲中再見了！」劍凱說過，再也不敢多瞞那幾副令人難忘的臉譜，掉轉頭就走。

啊，劍凱把一切都帶走了！他們癡癡地沉溺在黑暗裏，空虛佔據了他們的意識。宇宙空，生命空，靈魂也空！不知有多久，才由張媽提醒她們，「老太太，少奶奶，都進去罷！外面涼了。」

星子單獨退在後邊，渺茫地觀着柔和的夜空，繽紛的淚滴淋滿了她的面顏。她哀極地嗚嚕道：「啊，上帝呀！爲什麼要有戰爭和災難，要有離別和眼淚？……」

三

深夜。痛苦的思緒，像一隻猙獰的蜘蛛，用一根陰險的長絲，將星子一層層地網裹，纏縛。她被拘陷在那可怕的灰色之網的中央了！

在睡夢中她到了緬北戰地。那是一個陰森的夜間，中日軍隊正激烈地奮戰。震天的砲彈聲，嘶殺聲，幾乎使周圍綿互着的山巒崩裂了。黑壓壓的英勇的中國士兵，像潮水似一浪推一浪地直往前衝。劍凱恃着無上的勇氣，隻身奪佔了一座小邱。他的右臂帶了傷，他却用左手扳起機關鎗，送出一排子彈擊倒了一陣擁上來的十多個敵人。誰知，就在那最驚險的一剎那，劍凱的身後却鑽出一個持鎗的日本兵。星子驚叫一聲不顧身地快跑上去，圍抱住她的丈夫。敵人的子彈穿進了她的背部，她流血了。劍凱用手鎗迅捷地對敵人發射了一粒子彈。一道火光照亮了他們，星子和敵人不約而同地狂呼一聲，她伸手想抓回那顆子彈，但敵人業已應聲倒地了。星子不管自己的創痛，狠命爬去，捧着那受傷的敵人的頭部，哭喊道：

「呀！弟弟……我的……弟弟！你也被迫來做了軍閥的侵略野心下的犧牲品了！」

他熬住最大的痛苦，斷續着說：「不……不要理我……我是一個惡魔。喔，天公安排了這般殘忍的命運，竟使我毀傷了我的親姐姐！當我臨別雙親的時候，他們不是還哭哭啼啼地囑咐我，教我常常為嫁到中國的姐姐祝福嗎？噢，世界上還有沒有比這更大的罪惡呢？」

「這不是你的罪惡，我親愛的弟弟！天公也決不是那麼殘忍；一切都是萬惡軍閥的罪孽啊！」

他握住星子的手，費力地說道：「啊，姐姐，親愛的姐姐，這難道就是我們大和老百姓注了的命運嗎？記得我們童年，在一塊玩耍的時候，我不是和你一樣，常常連一隻螞蟻，一隻小蟲也不忍傷殘的嗎？可是，可怕的命運終於不可避免。去年秋天，我還在帝大讀書，眼看就要畢業了，軍閥們便硬逼我來中國，來緬北殺人，殺人！到了戰場上，殺人是唯一的任務，不殺也得殺。但，姐姐啊！你不知道，我每殺一個中國人後，總有好幾晚，要從惡夢裏哭醒。我的心真苦恨透！」

「安靜點，弟弟，上帝會饒恕無辜的人的。我們一定設法為你醫傷……」她抬起頭看劍刃，但劍刃已經不在那裏了。

「不用了，姐姐；我活着既掙不脫軍閥的魔掌，早點跳出罪惡的苦海，倒是一件天大的幸事。我願安靜地躺在陰間，為我們衰老的爸媽和幼弱的妹妹祝福，為你們大家祝福，為大和老百姓祝福，也為中國祝福。好好保重罷，姐姐！」說着，他慢慢閉上眼，終於恬靜地與世長辭了。

星子伏在死者的身上嚎啕大哭，加上創口的劇痛，她幾乎昏厥了。

她從睡夢中哭醒，枕頭是濕漉漉的。房裏充滿了可怖的空虛，曙光却已透進窗幔了。元強

仍然甜甜地睡在牀裏邊，好像一個小天使。她身心交困，精神昏亂，雖然起了牀，夢境的苦難仍舊刺着她的心。她穿着淺黃的睡衣，走到窗前，拉開蔥綠色的窗幔，對東方光輝的晴空，泣着低聲禱告，「上帝：求您的神光，永遠照耀着我那遙遠的家；求您賜福給我親愛的丈夫，保佑他一路平安。」

元強起牀以後，她照例給他安排了早餐；之後，便打發張媽送他上學去。她自己在廚房裏，趕忙烤了幾片麵包，沖了一碗蛋花，放在一個白洋瓷盤裏，端到老太太的臥室裏來。

孫老太太已梳洗過了，頹喪地靠在一張軟椅上。一夜憂傷的侵蝕，在她的額上又多刻出幾道皺紋。面容也現得消瘦了許多。她瞥見了星子，不由把頭仰後到椅背上，憤激地叫道，「絕滅人性的日本強盜，你們蹂躪了多少和平的地方與家庭，剝奪了多少母親的幸福！」

星子不但不抱怨，反而衷心地同情她。她溫和地說道：「媽：您趁熱把這早點吃了罷。」

「我不要吃！」老太太的臉向下沉着，話是非常冷酷的，教人有置身北極的感覺。

「您不能不保重身體，媽；爲了劍凱，爲了您的愛孫，把這點蛋花喝下去罷！」

「不吃，我不要吃！安靜，我要安靜，讓我一個人安靜！」

星子尷尬地靠在門邊，眼睛俯視着地面。她進退維谷，偷偷地彈下了幾瓣淚花之後，只得摩挲盤子退出去。

張媽剛好回來了，見她捧着食盤出來，問道，「少奶奶和老太太都還沒吃早飯吧？」

「老太太煩得很，不肯進飲食，你把蛋花端去放在碗裏，麵包你拿去就稀飯罷。吃過了，你上姨老太太那兒走一趟，告訴她：先生投軍了，今天早晨坐飛機到緬甸去了；老太太在家裏非常難過，好不好勞動姨老太太來陪陪老太太。」

張媽不免被她的孝心所感動，特別熱心地說，「那我現在就去罷。」

「不吃了去不餓嗎？」

「不緊，少奶奶。」

「那你現在就去罷。若是姨老太太需要收拾收拾的話，你就在那兒等一下，然後扶着她慢慢地走來。你不用急；菜，我自己去買。」

「就是麼。」

張媽將蛋花與麵包都拿進廚房收好，隨後就往姨老太太的家裏去。

星子提着籃子，走向菜場。一路上，她想着婆婆和強兒最喜歡吃的菜。走過一兩里郊外的小路，她在菜場裏買了活鱖魚，洋芋，番茄，菠菜等等。臂上吊着那裝得滿滿的小籃子，又望回走，可巧，她差不多跟姨老太太同時跨進門。她趕緊將菜籃交給張媽，上前架住老婆婆，滿心感激地謝道：

「啊，姨媽來了，這一早就勞動您老人家了！」她面帶溫暖的笑意。

姨太太頭髮也半白了，身材矮矮的，胖胖的，模樣很仁厚。不過，當她見到這日本籍的姨姪媳時，便自然而然地築起一過牢不可破的壁壘。她先用偵探的神情，在星子的臉上橫掃了一眼，然後問道，「劍凱怎麼突然從軍了？」他那一刻劃着五十幾個年頭的面容，也隱隱地蒙上了悲憤。

星子總不願讓自己的憂悶映到別人的眼裏，她極力摒除傷感地解釋道，「他本來兩個禮拜以前，就報名參加遠征軍了，他怕我們阻撓他，所以一直瞞到昨晚臨別時才告訴我們。他本要去向姨媽表嫂們辭行的，實在時間太晚了，他還得趕回營，因此，他要我今天替他向姨媽們道歉。」

「啊！這一去，幾時才能回來？」

「他服役期限是兩年，兩年役滿就可以回來了。」

在問答中，她們已來到老太太的臥室門口。星子撩起幔子，對那一直愀然默坐在軟椅上的婆母叫道，「媽，姨媽來了。」

「姐！」姨太太親熱地招呼着，同星子走進了房子。

孫老太太展開了一抹微笑，急忙起身迎道，「你這早怎麼來的？」

她們老姊妹倆的模樣兒很相像；不過孫老太太沒有姨老太太的身體胖；而她嘴上含蓄着剛強，又是姨老太太所缺乏的。

星子隨即請姨老太太坐下。兩位老太太各佔條桌的一邊坐了。星子給她們敬過茶，很見諒地抽身說，「媽和姨媽在這兒坐，我去廚房看一下。」

「你去罷，」姨老太太隨便答了一句。她說：「是星子打發張媽去接我的，說劍凱從軍了，我先還不肯信哩——昨晚你在我們那兒沒有提起嗎？」

「假惺惺！這一早就把你拖來了！」簡直恨恨的咒語。「我先也一點影子都不曉得，直到我打你那兒回來後，他才對我說明；原來，他們那一批遠征軍決定今天一清早就飛緬甸戰場。他昨夜臨走時將近十點鐘了，沒來得及上你那兒辭行。」

「兩年也很容易混過。說不定那時抗戰已經結束了，我們看着劍凱勝利歸來，也真覺得無上的光榮！」這一半是她的想望，一半是安慰她的老姐姐。

「可是，這水深火熱的兩年以內，教我怎樣能安得下心呢？」孫老太太又掛了兩行熱淚。

「啊……我渴想留住他，直到我臨終的一刻。但是，他報國家的心是那樣地堅決，那樣地熱切，本來『國家興亡匹夫有責』，我又怎能太自私呢！……自從他走掉以後，我的心無形之中也隨他飄去了，剩下來的僅是一個空壳，教我睡也不是，坐也不是，無論如何，我安不下神。……」

「你放寬心些，姐；吉人自有天相，老天不保佑我們爭取和平的愛國戰士，還保佑誰呢？你我都得愛惜身體，等待那一天勝利還鄉，大樂一場！」姨老太太也熱淚雙流。

「噫……」她的頭微微點了兩下，想到勝利，她也就開心一些。她以手托腮，沉思半晌。她突然把話頭轉到星子，「想不到敵國的女人竟作了我的媳婦，這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恨事！」

「中國人向來博愛，她果真善良，我們也可以一視同仁的。你不必把這件事放在心裏滴沽，姐。」實際上，她也同樣認為那是憾事，她為得教她的姐姐不要氣悶，而當時又實在指出星子有什麼過錯，所以才這般解說。

「哼！想在戰性的日本民族中找善人，就等於要狗嘴長象牙——難得！我簡直不願意看見她！尤其在劍凱出征之後，我見到她比見到蛇蝎還要不舒服。」

「隨她去罷，姐，你曉得你的身體要緊。我們看在她還能夠孝敬你和愛護劍凱同小孩子的分上，不妨稍為對她好一點。」姨太太的話倒是真心的。「你看你的姨姪媳婦，不僅我享不到她的福，就連她親生的孩子們，她都懶得照護，整天在外面跑，你看透點罷。」

「不，我恨她，我恨她啊！你不知道她們奸詐無恥的日本女人，在眼裏，在臉上，在舌端，隨時都帶着甜蜜的惡毒，心裏却比毒蛇還要毒哩！她若爽性不那末假裝為善，也許可以減輕我的仇視，可是她偏偏要裝成賢孝的孩子，這愈表示她的卑賤陰險，也愈激起我的仇恨心理！至於她之所以嫁給中國人，無非要享受一般日本女子所得不到的自由，其實，誰也沒有她們的國家觀念深啊！」

「這話不錯，日本女子的國家觀念是特別深的啊！」她心中剛產生一點關於星子的賢淑的印象，不幸此刻又消滅了。她本要說下去，房門外忽然嘩啦一聲，她的話阻斷了。

原來，星子親手煮了六枚荷包蛋，盛在兩隻碗裏，要送進來敬給兩位老太太。不料當她聽見姨老太勸她婆母「對她好一點」那一段話時，她的心開始激烈的跳動，她停留在門邊，想鎮靜一會再進去；偏偏老太太和姨老太後來又發了一大段議論，一齊流進她的耳朵，她痛苦得幾乎要叫出來，她的心變得顛抖了，她的身子戰慄得不成樣子，她拚命咬住下唇，但無論如何也沒有勇氣走進房。她用力把握住兩隻碗，回身預備交給張媽送來，但左手的一碗終於不聽命地墮地了。

她見姨老太探出頭來看，只好勉強走進去，哆嗦着解釋道，「是我走路沒當心，打了一隻碗。媽和姨媽隨便您們那一位先用這一碗荷包蛋，我就去再做一碗來。」碗放在桌上，她轉身預備退出。

孫太太不作一聲。倒是姨老太過意不去，說道「不用做了，我吃過早飯來的，吃不下了。」
「姨媽請不要客氣，荷包蛋還不眼人，我做來您陪媽吃，媽到現在還沒進一點飲食哩！」
「我要你媽吃就是了，你怎麼也別再做，我真的一點也吃不下。」

她見姨老太太相當堅決，只得向她一笑，然後走開。可是，那慘然的一笑，却不禁打動了姨老太的慈憫。

「你吃掉把，姐。」

「你吃，我吃不下。」

「是我要你吃的，你也不吃？」姨老太太有意激她。

孫老太太被逼不過，只好和她的妹妹分吃了。

張媽坐在廚房裏的爐邊，低着頭吸水煙。看見星子進來，忽然大驚小怪道，「喲，怎麼回事兒，少奶奶？您的臉色白得很哩……」

「沒有什麼，我只心裏有點不舒服就是了。」

「啊，少奶奶，先生打回仗去，不是很快就可以回來嗎？您稍許寬心些，老太太也還要您安慰哩！瞧您到現在一樣東西都沒吃，還不餓嗎？」樸實的張媽，誠懇地勸說，但她會錯意了——她被星子她們僱來還不到一個星期。

「嗯……不……不餓……」她盡力壓抑着苦苦的感情，但辛酸的淚水終究止不住，紛紛奪眶而出了。她生怕張媽看見，趕快說，「我打攪了一碗荷包蛋，在老太太的房門口，你去把它掃了罷。」

「好的。」張媽把水煙袋放在爐台上，拿起鍋鏟，在煮滾了的飯鍋裏抄幾下，就去了。

「唉……」星子長嘆了一聲，眼淚更加決了堤的江水，直朝外傾。

她勉強精神，將魚放進鍋裏煎。魚快煎好的時候，她對那轉來的張媽囑咐道：「這飯煮好

了，你就去接少爺，魚就放在鍋裏用小火燉着，湯等少爺回來再做。」說完，她便離開廚房，跑進自己的臥室。

她一走進房，便坐在窗前，伏在格子上嗚嗚地哭起來。她心如刀絞，哀怨滲透了整個的靈魂，但此情此景，有誰知道呢？她這時真想向喉管內灌一瓶濃酒，把自己麻醉，那末，一切的痛苦也就可以忘去了；即使因此把生命都醉死了，她也是無悔的。她哭了不知多長的時間，昏昏沉沉地忽然覺得她的頭被一雙手抱住了。她驚愕地抬起頭，淚痕滿面。他一看，原來是散學回來的元強。她趕緊用袖子拂去了淚水，那孩子憂心地問道，「媽媽，您爲什麼哭？……」

「沒，沒哭，孩子。」她胸中洋溢着母愛，一把拉他在懷裏。「我伏在這裏就睡着了，……我像做了一個夢……」

「啊……」小孩子輕鬆地吁了一口氣。

「噢！你的臉上怎麼畫了一道指甲印？」她托起他的玫瑰色的小臉蛋來沾視。

「是一個同學抓的。」說完，他便鑽入母親的懷裏。

「老師知道嗎？他爲什麼要抓你？」

「老師不知道。我和一位小朋友蹣跚板，一位比我們高一班，和姨奶奶家裏瓊哥同班的同學，硬要我們那一個個人下來讓他蹣，我們叫他等一會，他就氣了，罵我是日本人。」他理直氣壯地講。「我說，『你強迫我們讓你，你才是日本人哩。』他却瞎扯道，『你媽媽是日本

人，你當然也是日本人。」他還說那是環哥告訴他的。我氣不過，罵他胡說，便上前打了他一拳，他就我的臉上抓了一把。」

星子的嘴唇不住地震顫，她吻着那面上有傷的部分，說道，「好孩子，下次不許再跟任何人打架！如果有人亂罵你，你只裝做沒聽見，到另外一邊去頑，不要理會他就是了。聽我的話，我的好寶寶！」

「啊，您生我的氣沒有，媽媽？我從來沒跟誰打過架，只因這個同學太欺侮人，我才打他。您想，我怎能做那末壞的日本人呀？我們老師告訴我們，日本人強佔我們的土地，殘殺我們的同胞，您說可惡不可惡，媽媽！」

「嗯，日本的軍閥是可惡的，日本的軍閥是可惡的！」

天真的元強，這時假着他的母親，快活地說道，「媽媽，我今天早晨上學校，一看見我們的級任老師，我便牽住他，告訴他說，『黃老師，您上次不是對我們說，做軍人最光榮最偉大嗎？我爸爸也做了一個最偉大的軍人，今天一清早便飛到緬甸打仗去了！』黃老師聽了高興的不得了，摸着我的頭對我說，『你爸爸是我們最敬愛的人物；你也是一個好學生，從今起你更要用功讀書，將來長大了也學你的爸爸。』」他口齒伶俐地敘述着，小而圓的面孔上，射出千百道驕傲的光彩。

星子的眼前，浮起了悲喜交集的透明的白霧。她說：「老師的話是對的，你必須用功求

學，立志做中華民國最忠實的國民。兩年後爸爸回來看見你，他就更高興，更歡喜你了！好孩子，你去奶奶房裏陪陪奶奶罷，姨奶奶也來了哩。我去炒茶做湯，一會就可以開飯了。」她忽然又想起一樁事，趕緊跟他說，「要是奶奶們問起你臉上的指甲痕，你就回答是同學無意抓的。」說着，不覺滴下兩點淚水在孩子的頰上，啊，在這廣大的世界裏，除了她親愛的丈夫，誰也不會了解她心底的汪洋大海般的痛苦啊！

四

正當她倆期待徬徨的時候，劍凱的家書寄到了，信上寫滿了平安抵緬的報告。此後，他的信息，就像春風中的捲絮，不時一瓣瓣一葉葉地吹來。其中有一封，他會這樣寫着——

親愛的母親，妻子，強兒：

當我席坐在這萬里外原始的大森林的中央，開始呼喚你們的時候，我的心委實已飛到你們的身旁，而且聽到你們心底溫和的回聲了。這兒有的是沁人肺腑的暢快的生活，有照耀身心的健朗的太陽，有充實人們靈魂的崇山峻嶺，更有啓示生命莊嚴的活力！你們千萬不要掛慮我！

前天，咱們的官兵，又連續跟敵人拚了兩晝夜。直到現在，弟兄們個個都還是精神奕奕的，沒有一人不歡喜打這種硬仗。這一次的戰果異常美滿，不但殲滅了敵軍一師團，還

奪獲了無數的輕重武器和給養。而我在這一役裏最感痛快的，却是曾經一手打死敵方的兩個軍官五個士兵。他們固然不是我們心目中真正要殺滅的法西斯罪魁，而只是敵國軍閥的砲火，但一想到他們已中了魔鬼的毒，成爲盲目的受害者時，我也就化除了惻隱之心，拚命結果了他們，不然，我決不會有那樣大的殺人的勇氣啊。

啊，天上初秋的白雲飄來了，告訴我，你們每天想望些什麼呢？再會！願你們多多保重！

劍凱自緬北寄

劍凱已離家五個多月了。在這一段悠長的時間裏，孫老太太和星子都覺得日子過得同蝸牛的爬行一般緩慢。況且，最近已有三個星期未接到劍凱的來信了；憂悶像一張厚重的黑幔，遮擋了她們的心窗，使她們比烘熱的螞蟻還要焦灼難受。

孫老太太斜躺在牀上，她的鬢髮更見銀白，面容更見蒼老了。她滿臉愁煩的樣子。

元強親熱的喊聲打破了這臥室裏的岑寂——他捧了一碟削了皮的梨兒跳到老祖母的牀邊道，「奶奶！」

「呸，你放晚學了，我的寶貝！」老祖母坐起來，把他攬在懷裏，熱視那可愛的臉蛋瓜，樣子像有許多天未曾見到她的愛孫似的。

「噉。您吃梨，奶奶。」

「你一個人吃罷，寶貝，我不吃。」

「不，我一定要您吃，是媽媽要我端來和您一道吃的。」

說着，孩子已揀了一片送到她的嘴邊。她的意識內又不免浮起對那日本兒媳的憎惡，但實在不忍過拂孩子的天真的孝意，只好把它嚼了嚼嚥下去。

元強自己吃一片，便送一片到老祖母的口裏。孫老太太吃到第三片，她說，「你自己吃罷，我真的不要了，寶貝！」

「不，您再吃一片，」他又堅持地請她吃了。

待他吃完，孫老太太要把碟子放在牀邊的几案上，在洗臉架上的面盆裏洗了手，用毛巾把手擦乾。她牽他在窗前向外張望了一忽，隨後回坐在牀上，對她孫子說，「寶貝，子——丑——寅——卯——辰——巳——午——未——申——酉——戌——亥，你隨便揀一個字，讓我起個課，看你爸爸今天來不來信！」

「您會麼？」孩子拉住祖母的臂膀，顯得稀奇而又興奮。

「唔，你報一個字罷。」

「啊，我忘了，您再把那些字唸給我聽聽。」

「子，丑，寅，卯，辰，巳，午，未，申，酉，戌，……」

不等祖母說完「亥」字，他急忙地說道，「我就報『子』！」

「啊，子午不起諫，你重說一個罷。」

元強莫名其妙地想了想，「就說『辰』字罷——他還以為是神仙的神字哩。」

「好的，辰時。」老太太伸出她的右手，用大拇指依着次序在那中間三根指位上，上下地點着，口中低低地吟着。她忽然歡欣地說，「啊，今天我們有希望接到你爸爸的信！」

「真的？您怎麼算出來的？」此刻，在他的腦筋中，祖母簡直就是他常常看的童話書中的老神仙了。

「你還不懂，寶貝。不過我相信你爸爸就在這早晚一定有信來！」

「那我現在就去大門口等郵差；剛才我放學回來，還見媽媽淌眼淚，說爸爸沒有信來。」

最後兩句話，孫老太太究竟聽未聽進耳，倒是問題。她回答道：「不用跑出大門，我們就在前面院子裏等着郵差好了。」

祖孫兩人手牽着手，走到庭院的甬道上。老太太驟然瞥見星子出現在那對着庭院的臥室的窗口，心海裏即時掀起狠狠的浪濤。元強却停住脚叫他的媽媽。

星子坐在窗口，凝視着那悠然飄揚在藍天裏的薔薇色的小雲朵。她那又大又深的星河上，流盪着無窮的意念與憂愁的光波，她多麼想將一腔的情思，託付美麗的雲朵，請它們帶給天涯的丈夫，叫他趕快寄遞平安的音語啊！

由於強兒的叫喚，她才看見她的婆母在甬道上散步。她脣旁浮出一抹嫵雅的微笑，答道，

「好孩子，你伴着奶奶在院子裏看花。」說罷，正當孩子要打開話匣的時候，她已不見了；她似乎明瞭老太太的一切心思，不願意攪擾她。

現在正是夕陽西下，漸入黃昏的時刻。元強果真依從母親的吩咐，手挽祖母，沿着竹籬，觀賞那一簇簇開着繖絨般深淺交錯的石臘紅，有時他仿效祖母，俯身摘去一兩片黃葉；白髮童顏，正是一幅可愛的圖畫。末了，老太太和她的孫子坐在楮子花樹下的石檯上築談。

元強突然指着懸在半空中的一面將要完成的蛛網，嘆道，「奶奶，您瞧那蜘蛛多忙！」

「它不忙就沒有住處，沒有東西吃，它是一位最辛勤的工程師。」

「它不是太累了嗎？」

「我來講一個故事你聽。從前，有一位王子，他因為爸爸是國王，便盡量地浪費金錢。他每天要吃極好的山珍海味，衣服都是用金線和珠寶製成的，住的房子比他爸爸的宮殿還要華麗。他整天度着安樂的生活，不做一點工作。一天，他忽地病了，並且很危險。他的爸爸——國王——便請了許多醫生為他兒子治病，可是沒有一個能醫好他。國王正發怒要絞死那些醫生的時候，突然走來一位白髮的素人，他告訴國王說他可以醫好他兒子的病。國王很高興地領他到床前的臥處。那老人要國王離開後，就問那病着的王子：「王子，你現在心裏想些什麼？」王子回答道：「我想我的病馬上好。」老人又問他：「如果你的病馬上好了，你又想幹什麼？」坐他說：「那我要太太地樂一番，補償這幾天病中的苦惱。」老人聽了，下月，再問他：「人

生爲什麼？」他回說：「爲安樂。」老人便道：「但是，你可曉得安樂須由工作來維持？由工作產生的安樂，才是真正有價值的安樂，才能長久！」那王子聽了大發脾氣，罵道：「胡說！放狗屁！」我做王子的只有安樂，沒有工作！」於是老人嘆了一口氣，憤恨地對他說：「你這不可救藥的廢物，不如讓你早點死，罰你變做一隻蜘蛛，成年成月地在日晒夜露之中，吃你自己想辦法捉得到的蟲子，教你永遠得不到休息！」說完，那老人就不見了。後來，國王在門外等得不耐煩，跑進去一看，糟糕！他的兒子果真變做一隻蜘蛛了。」她一口氣講完這個故事，並未想到她的孫子能不能領略。在她講話的時候，她的視線會不斷朝大門口探察。

元強已聽得入神了。他見祖母住了嘴，才發問道：「那白髮的老人家是什麼人？」

「老人是一個神仙化裝的。他想教那懶惰的王子不要光享樂，不工作，可是王子太壞了，不聽教。老神仙氣了，便叫他變做蜘蛛。所以，你現在看到的那隻蜘蛛，它非常地忙，非常地累。」

「那它是不是那個懶惰王子的子孫？」

「是的，我們如今看到的蜘蛛，都是那懶惰王子的子孫。」老太太欣然一笑。

「啊……」元強的腦袋裏裝好了這個故事。

暮色已漸漸染上了庭院，仍見不到一位綠衣使者的影子。孫老太太的希望與信心，也隨着蒼茫的夜色，逐漸變暗，以至動搖。

「唉，今晚怕又沒有希望接到你爸爸的信了！」她拉着元強站起來，嘆了一口氣。

元強乖巧地接過口說：「今晚接不着，明天一定可以接得到。」

星子來叫他們到堂屋去吃晚飯。每次用餐，星子的脖子總是朝下面看，生怕碰見老太太的冷如嚴霜的面孔，今晚當然不是例外。席間，只有元強時常引她的祖母或她的母親談話。

想不到在他們用膳的中途，一位綠衣使者走進來。被希望所鼓勵，老幼三人不約而同地一齊站起身去接信。元強從郵差手中接過一個重甸甸的牛皮紙袋，隨手交給祖母，失望地自語道，「噢，不是爸爸寫的字。」不錯，信封上「孫老太太安啓」幾個字，都是陌生的字跡。孫老太太和星子也都感到失望的渾歎了。老太太背靠着八仙桌朝外坐下，撕去那打了火漆印的紙袋口，抽出信箋。嚥哨！一枚金光輝煌的獎章落在她的眼前。她欣喜欲狂地叫道，「哦，劍凱得獎章了！」大家都像陰霾中見到了太陽，各自歡呼着。元強敏捷地把它拿在手裏。張媽在廚房裏聽到歡呼，也趕來問是什麼事。

老太太展開信箋，星子也顧不得老太太的芥蒂，挨在她的身旁來看信。那是一張雪白的洋紙，上面是華文打字機打出的整齊的字句。閱讀了一兩行，她們的心都抖得要跳出胸膛了。

可敬的孫太夫人：

在我們噙着熱淚，捺着沉痛的心，來向你報告一則最不幸的消息之前，我們首先要對你致敬！你是我們四萬五千萬同胞所敬愛的母親，因為，您曾以最偉大的胸懷，將自己

一的兒子獻給祖國。

啊！你有為的兒子，我們全體追念崇愛的同志，已經盡了他的責任，枕着安慰與永恆的光榮，安息於這浩渺的瀕北戰地了。十四號那天早晨，我們中美混合的盟軍，開始對××的敵人發動有力的反攻。當時，我們的孫營長，率先領了他的一營機械化部隊，冒着敵人猛烈的砲火，一直朝前衝。到了下午三時零三分，他終於身先士卒，誓不可當地衝進了××城；不過他的部下已經沒有多少人了，而且彈藥也快完了。最後，他被敵人的砲彈擊中，不幸壯烈地犧牲了。他在彌留的一霎時，看見援軍業已趕到，臉上呈現着滿足的微笑，連呼「勝利！勝利！」便安然闔上眼皮長眠了。他是成功又成仁了！他的精神未死，他永遠活在我們的心裏。我們敬愛的老太太，你千萬不要太悲傷，我們一定替你悲痛的兒子報仇！你可以相信，我們不久將獲得絕對的勝利！

我們爲了紀念他崇高的精神和偉烈的功績，特以一等金質獎章追贈於他不朽的靈魂。現在，這光輝榮耀的寶物，就請你收存罷。

我們請藉此機會，向孫營長的夫人和少君致唁，希望他們節哀！

抗戰勝利敬禮！

中國遠征軍總司令部啓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月二十日

勉強看完了信，她們眼前變得一片昏黑，等於一枚重大的炸彈，頹然爆碎了她們的心。孫老太太和星子，都「哇」地一聲哭倒桌旁。張媽慌亂地抱住老太太。元強搖撼着他的母親，叫「媽，媽媽……」許久，許久，星子蘇醒了，哭得死去活來，「爸……爸爸……陣亡了！」

「嗚呀！」張媽也迸出了淚來。

孩子仰面放聲大哭，「爸爸，我的爸爸！……」那光榮的金章却在他手中閃射着無邊的異彩。

星子在哀憫中急忙要張媽幫她將昏厥的婆母抱進臥室，放睡在牀上。主僕三人哭喊了好一陣，老太太才醒轉來；她瘋狂地哭着，「我的兒子！我的兒子！我的兒子啊！……」

可憐的少婦和她的兒子，忍不住又放聲而哭。張媽也抽泣不止。

「你沒有死！你沒有死！」老婦人蹬着腿，「兇狠的日寇還沒消滅盡，最後的勝利還沒有到來，國家正需要你的時候，老天爲什麼叫你拋下衰老的母親和幼稚的孩子而死去呢？」

媳婦與孩子格外嚎啕大哭。

「兒子啊，兒子，我和小強那一天不眼巴巴地等待你，爲你祝禱！」

「媽！」星子好不容易才從號哭中掙出一聲懇篤的喚語。

孫老太太霍然止哭，赤紅的眼睛兇橫地盯着她，揮着手噴斥她：「走開！走開！我再也不見你！」

不能看見殺害我兒子的敵國的人站在我的眼前。快點走開！……」十年來，噬着內心的仇念都無情地發洩了。

這使兩位不知底蘊的旁聽者，瞠目而眩惑了。樸實的張媽以爲老太太受的刺激太大，乃至神經錯亂了。她站在牀頭躬身向老太太道：「是少奶奶站在這兒哩，老太太！你老人家不能把身體壞壞了，你不哭，少奶奶同小少爺也就不哭了。這是那該刀闖的東洋鬼子造的孽！不然，先生那麼好的人怎會不在呢？我相信，老天爺總有一日會把他們活生生地瘟死的！」

「我媽！媽！」元強恐懼地抱着母親的身子，因爲鼻子當時吐出一口鮮血，已站立不穩，就要往後倒下去了。

張媽趕快上去架住她，說，「少奶奶，我送你回房去躺一忽罷。」

她說不出話來，只窸窸地直流淚，這比先前有聲的嚎啕要難受千百倍。末了，她聽張媽把她架回臥室。張媽讓她安睡在牀上，問，「少奶奶，你喝點冰糖水，好不好？」

她艱難地低聲答道：「我不想吃，你還是到老太太那邊去照應她老人家罷。我有一點頭暈，一會就會好的。」眼淚滔滔不絕地淌。

「少奶奶，你不可太傷心。你想，你要是那裏不如意，老太太和小少爺就沒有人看護了，那不更苦了他們啦嗎？」

「嗯，我不傷心了，你去照應老太太罷！」淒婉的聲音，令人酸鼻。

孫老太太在牀上，雙目緊閉，慟哭不已，連那一直守在旁邊的孩子，她都不看一眼。可憐的老人只是憤恨地叫喊：「魔鬼！魔鬼！害人的日本魔鬼！我非剝你們的肉，抽你們的血，替我的兒子報了仇，我是不會甘心的。」

至於元強那孩子，他的眼睛已經哭腫了。祖母哀哭失常的態度，使他畏懼得不敢有所動作——喊她，安慰她，或者對她說話。張媽走過來，低低地說道：

「少爺，你不要哭罷，哭很了眼睛會痛的。你去陪媽媽，我在這裏照應奶奶。」

元強又望一望祖母，果真依了張媽的話，來到母親的臥室。他撲在床邊母親的胸上，嗚咽地叫着，「媽媽……！」

紛紛墮淚而無聲息的母親，猛地坐起來，端起孩兒的臉吻着，母子二人的淚水沖在一起了。一個深吻之後，星子才縮回口，輕輕地說道，「我的孩子，今後你必須永遠記住你崇高偉大的爸爸。將來長大成人，你一定要立大志，做大事，做一個最忠勇的國民，才不辜負你死去的爸爸！」

「啊，長大了我一定先替爸爸報仇！我一定做有志氣的人，媽媽。」

「對了，你能這樣，安息在地下的爸爸就高興了。」她發見孩兒的右手直到現在還緊捏着他父親的獎章，便把它拿過來，以極嚴肅的神情鑑視着。「喔！暫且交給我，孩子。明天你要把它繫在頸上。每晚睡覺之前，你必得握住它，仔細回想這一天你可做錯什麼事情沒有；不幸

有了，你應該決心悔改，並求爸爸原諒。」

元強敬謹地回答了一個「是」字。

晨子繼續道：「今夜，你跟奶奶去睡，你好好地勸她莫哭。明晚你再來跟我睡。」

「啊，我怕，媽媽！」孩子哭得很兇，「奶奶這會子像不認得我們似的。」

「不要緊的，寶貝，你別怕，奶奶最疼你。你逗她說說話，她或許會平靜些的……」說着，把他攬在懷裏狂吻。

幾分鐘後，她才放鬆她的愛兒，上氣不接下氣地說道，「乖孩子，你這時就去看奶奶罷。奶奶見不着你也許更要傷心。」

「呵，你閉眼睛罷，媽媽！」孩兒抹着她水溼的眼皮。

「我就睡，你……你去罷……」

乖巧聽話的強兒，被他的母親打發到祖母這邊來了。張媽坐在離開老太太的牀不遠的地方，面對着她，一籌莫展，老太太已經精疲力盡，只是嗚咽着。張媽見小少爺進來，低低地問他：「少爺，媽媽睡了沒有？」

「我要媽媽睡了，」他也輕輕地回答。

他躡手躡腳地坐上祖母的牀框，靜默了瞬息，彎身摸摸祖母的銀髮，叫了一聲，「奶奶！……」

「……」老祖母睜開噴泉似的淚眼，一把握住他的一隻手，越發哭得傷心了。過了半天，元強才說得出話來，「你休息休息罷！」

「寶……貝兒……」喚聲是淒苦低弱的。

「你疼我，奶奶，你不要哭罷！」

「老太太，你最疼小少爺，你就別再哭了罷，」張媽也走到牀前來勸說。

「……」老太太仍只嗚咽不語。

她的孫子道：「奶奶，等我長大了，必定替我的好爸爸報仇！」

「唉，那時報仇就嫌遲了，寶貝！我要自己起來報仇，報仇啊！……」老婦人迸出憤恨之極的語句。

她依舊哀哀地啼哭，直到更深夜闌，才被苦難牽入了朦朧的睡鄉。至於元強那小人兒，也枕在祖母的臂上哭睡着了。「的答，的答」的自鳴鐘聲。沉鬱地叩擊着人的心絃，使人彈出傷感的調子。張媽踏着足尖，小心走到牀沿，輕輕地扯起放在牀裏邊的被頭，爲他們蓋在身上。昏黯的燈光，射在牀上，照出老幼苦難者的陣容。

善心的張媽，一直在這裏看守着，晚飯也未吃，而且時時憶記着那單獨睡在對面臥室裏的少奶奶。此刻，她想可以走脫一會，看看少奶奶去了。

她見星子寢室裏的電燈沒有扭熄，猜想少奶奶尚未安睡。她輕手輕腳地推開那掩住的房

門。她跨進門限一看，幾乎吓昏了。她失聲喊道，「啊呀！」她抱着頭，跌跌碰碰地奔回老太太的臥室，用僵硬的聲音驚呼道，「不得了嘍，老太太！少奶奶自盡啦！」

孫老太太和元強都一骨碌打困倦的睡眠中驚起。張媽主動地將老太太連架帶抱地送進星子的寢室，元強跟在後面。

天呀！可憐的星子已躺在地上血泊中了。她切腹自殺了。元強撲坐在她的頭旁，山洪暴發似地嚎哭着。孫老太太驚懼地呆立一邊，張着嘴，瞪着眼，動也不動。

還是張媽在悲傷中發現寫字桌上有一葉藍墨水塗寫的字箋，箋上壓着灼灼的金章。她取過字箋，遞給老太太道，「喔，老太太，您看看……這是不是……少……少奶奶寫下的！」

老太太神思恍惚地接過去看——
母親大人：

祝願您有愛心的長者啊！請寬恕我的不孝，竟拋棄了媳婦應盡的責任而訣別了。我多感激上帝的仁厚，居然賜我長眠在和平博愛的中國領土上。我真感到無上榮幸的滿足啊！

母親，「愛傷」是一枚插在心頭的毒針，它會吸取人的血液，剝別人的精神，殘酷地使人投入病魔張設的網中。儘千萬不要過分地憂傷罷！節哀罷，媽！我們崇高的劍凱是進入天國了！他那不朽的靈魂，已化作神聖的異光，永恆地照耀着人間。爲得叫他在天國裏安心，爲了您的幼小的愛孫，務必請您加意珍重，展開心境，接受那一縷縷明明溫暖的真

光耀！

強兒的教養，今後全煩累您老一人了。我的罪太大了！別了，永別了！然而，我躺在地下，經常要爲您老和強兒祝福，爲整個的中華民國祝福！

上帝蔭護着有愛心的人們！

媳星子 夜九時五十分

孫老太太此時彷彿置身在黑暗空洞的墓穴裏，什麼東西也看不清楚。但頃刻之間，那枚金質獎章却開始在她的眼前耀射着聖潔的光彩。在那耀眼光彩中，她忽然看見她的異常英武的兒子。接着——那真是最奇的奇蹟吧！——又出現了一位端莊，秀美，溫和的少婦。啊，她恍然了！那正是她自己從未仔細看過，現在橫臥血泊之中的賢淑的日籍兒媳啊！老人的眼水，像一串斷了線的珠兒，滑溜溜地瀉下來。呀，那是什麼呢？喔，是善良的星子十年來時刻渴盼的最終的諒解！

（三十四年五月）

#815.14/2741

21934

著者: 鮑相安

書名: 林澤女神

還書日期

借書人

~~4/5 1926~~

~~張 128~~

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



分類號數.....#815.14
2741

登錄號數.....21934


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初版

(* 84341 渝熟)

林 澤 女 神 一 册

渝版熟料紙

定價國幣壹元捌角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版 權 所 有
翻 印 必 究

著 者 鮑 相 燮

發 行 人 王 雲 五

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

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

